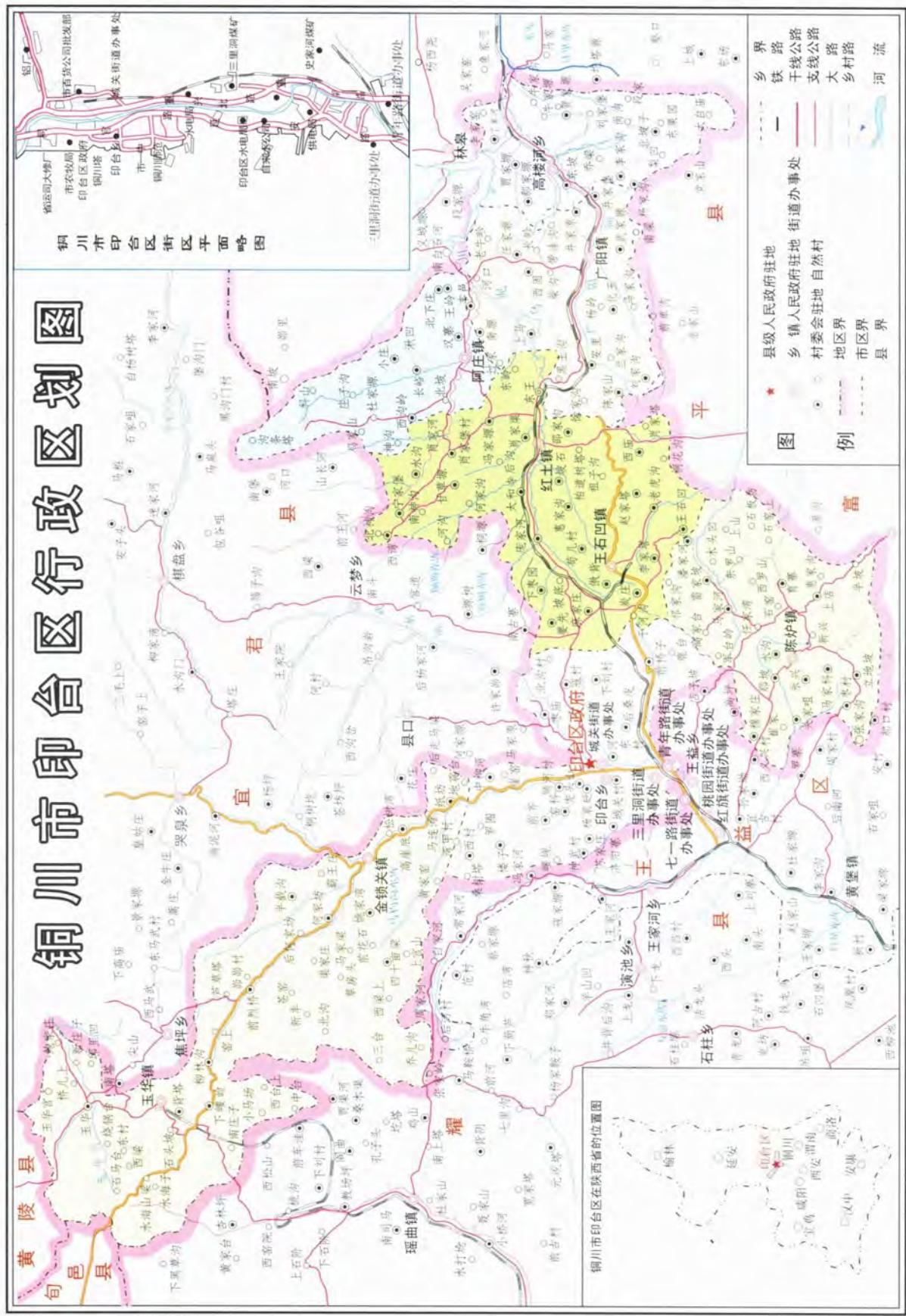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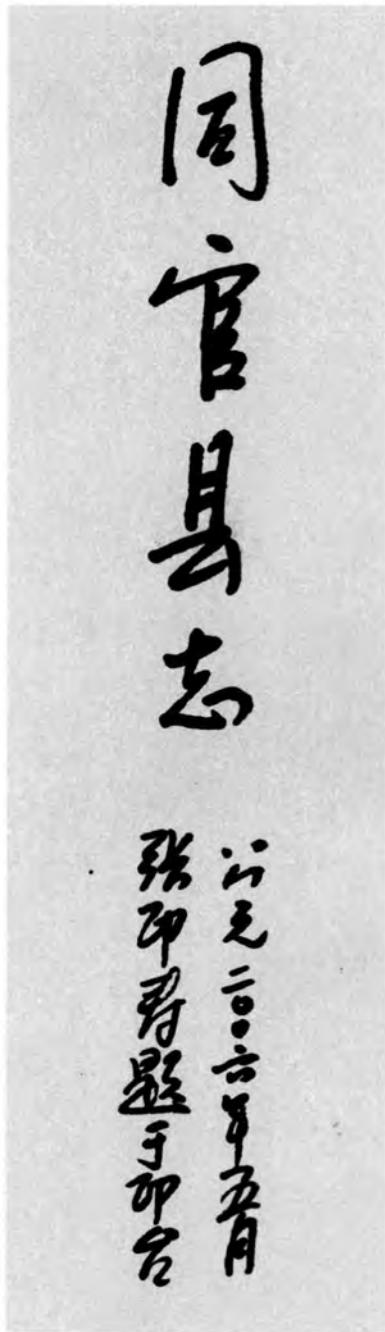


明朝版本

同官县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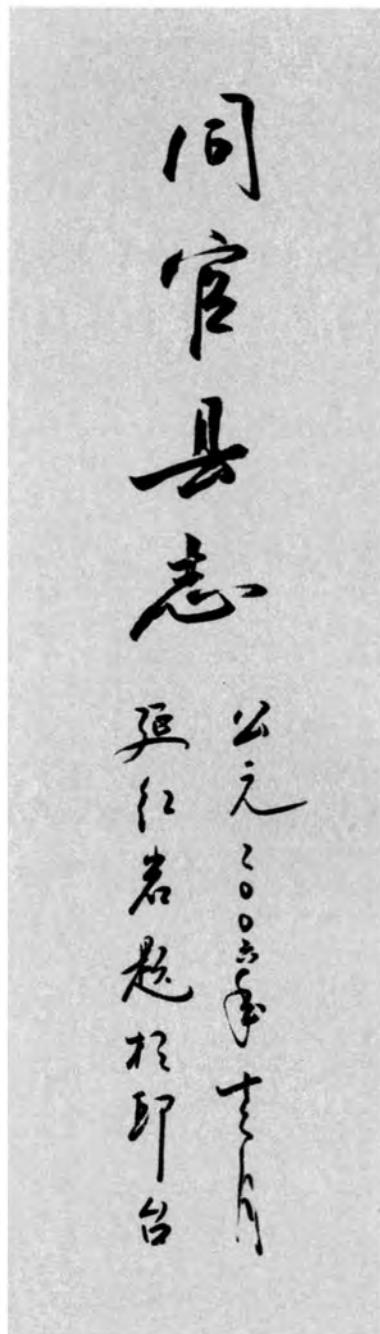
公元二零零六年五月整理标校





书名题字：

张印寿 原铜川市印台区人民政府区长
现任西安市周至县人民政府县长



书名题字：

延红岩 铜川市印台区人民政府代区长

铜川市印台区旧志整理委员会

顾 问：

闫 旭 区委书记

主 任：

延红岩 区委副书记、区政府代区长

副 主任：

张崇华 区委副书记

黄西京 区政府副区长

委 员：

侯 海 区委办公室主任

靳大庆 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乔少民 区财政局局长

何拴虎 区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局长

袁根民 区城乡建设局局长

李文杰 区文体事业局局长

杨红刚 区发展计划局局长

杨建宁 区农业局局长

杨广林 区文物旅游局局长

高春荣 区卫生局局长

范晓民 区扶贫办主任

邓治林 区乡镇企业局局长

李宝川 区经济贸易局局长

马玉楼	区监察局局长
贺长民	区统计局局长
张军强	区果业管理局局长
王喜成	区林业局局长
郑新合	区水务局局长
郭增平	区教育局局长
侯忠旺	区供销社主任
郗忠义	区科技局局长
丁勤孝	区民政局局长
赵锁民	区计划生育局局长
李有行	区粮食局局长
王金师	区广播电视台局长
庞永安	区司法局局长
张增强	区审计局局长
张栓虎	区人武部部长
李 华	区法院院长
付国栋	区检察院院长
任新旺	区公安分局局长
马振河	区工商局局长
王建英	区国税分局局长
许广林	区地税分局局长
周长江	区质量技术监督分局局长
李 耀	区环境保护局局长
刘邦红	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局长
何建平	陈炉镇镇长

刘随华	金锁关镇镇长
王学文	玉华镇镇长
白加峰	王石凹镇镇长
杨晓军	广阳镇镇长
李月芳	红土镇镇长
尚振彪	中共阿庄镇党委副书记
张 勇	中共高楼河乡党委副书记
韩增林	印台乡乡长
高俊杰	城关街道办事处主任
井中竹	三里洞街道办事处主任
王亚玲	区档案局局长
冯玉发	区史志办公室主任

委员会下设整理标校工作小组

主 校：

冯玉发 区史志办公室主任

特邀主校：

刘耀林 市委史志办公室年鉴编辑部主任

整 校：

蒙 慄	王福才	王建民	侯赞良
宋 岚	陈金楼	金改香	张 建
王冬梅			

标 校 说 明

一、2006年整理标校版《同官县志》一书是在中共铜川市印台区委员会、铜川市印台区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共铜川市委史志办公室的正确指导下，由铜川市印台区史志办公室主持整理标校的一部旧志资料书。

二、本书坚持尊重历史、求实存真的原则，坚持“核准、严审”的工作方针，以流传于世的明、清和民国三个版本《同官县志》的刻印或复印本为蓝本，对其进行标点、校勘、整理，将三个不同时代的《同官县志》整校成三卷并合三为一，逐成2006年整校版《同官县志》。

三、本书在整校过程中，对明、清两代《同官县志》加注标点，在核准其本意的基础上断句分段；对民国版《同官县志》书中大、小字号相杂注释的模式进行变更，取消小字号，将小字号形成的注释改为相同字号添加括号进行注释，如原注释有括号或书名号者，加中括号予以保存。

四、将原书中的字体变更，变繁体字为现行通用的简化汉字，以利于今人阅读。

五、将原书中的版式变更，变竖排竖读为横排横读，

与今人阅读习惯相吻合。

六、将原书中表述年代、年、月、日和计数计量、百分比所用的文字改为阿拉伯数字；用数字构成的专用名词、单位名称和文字叙述中表示概数的用汉字。

七、书中插图均为扫描旧书的原图，只将图中文字由繁体改为简体，将从右向左读序改为现行通用的从左向右读序。

序

闫 旭

延红岩

古同官，今印台。兴学修志，自古亦然。先贤立县学、建学署、置书院，为后人创建文明社会，奠定厚实之文化基础。同官旧之县令、县长多贤达，筹资修志延续至今，民国版本《同官县志》被誉为关中名志之一，当为后人之幸也。

《同官县志》流传至今有三个版本，明代万历年间，县令刘泽远鉴于前志“多漶漫不可卒读”，敬邀名吏寇慎续编《同官县志》，修成今之明版本《同官县志》。清乾隆年间，知县袁文观亲自主持编纂《同官县志》，即今之乾隆版《同官县志》。此两版本历经战火及历史变迁，孤本渐失，现传世之本多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同官县长侯景贤主持重新排印之版本。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第三行政区专员余正东，“有志于斯文，创意重修区属各县旧志”，《同官县志》民国版得以修成传世，距今已六十余年。

国家治史，地方修志，乃知天下陵替。印台乃古同官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同官县志》体例完善，资料详实，分门别类，序列井然。其中尤以地质、

地形、水文、矿业、农业、财政等篇纪载详尽，为前志之所无。余等每览之，颇感受益有加，常推荐于有志之君子。然其成书既早，印数又少，传阅之册多为复印之本，字迹模糊处甚多。加之原版繁体竖排，大小字号相杂其间，异体字、通假字甚多，余等每阅览，亦需备多种门类之工具书堆于案头，仍遇有超越工具书之字而不能知，深憾珍本资政、育人功效多不能达。

为认真落实国务院抢救性整理地方旧志之要求，尽吾辈“传承文明、发扬广大”之职责，特遣区史志办公室邀集众学者整理标校《同官县志》。区史志办公室搜集不同版本之《同官县志》，细致研究、比较，遂确定以市委史志办公室于首轮修志使用率最高之版本为主校本，辅之以《陕西通志》、《铜川市志》及《印台区史志》为左；聘请市委史志办公室领导，区离、退休老干部，退休之老教师与办公室业务骨干共同标注《同官县志》。历经两年辛勤努力，完成繁重之校注工作。期间语言文字校正，资料辨证补充，种种艰辛，难以列举。彼等不辞辛劳而持之以恒，其志可嘉。余等览校注本，文本变竖排为横读，字体改繁为简，校除异体字、通假字，辨证资料，令人耳目一新，由然心生舒卷阅览之意。书既成，请序于余等。余等感触有加：一感校注之艰；

二望吾之同仁能认真阅览之，鉴史利今，推动工作。遂欣然为序。

夫志者，志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一国有一国之史，一县有一县之志，修志立学，纪文献而昭来兹，记沿革而知损益，意义甚广也。今之印台干群一心，奋力拼搏，经济发展，事业进步，社会和谐，前景辉煌。诚愿以一己之心携万民之力，秉承“传承文明，开创未来”之神圣职责，为印台两千余年之文明发展史，续写新篇。公元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一日序于印台。

同官縣志



新修同官县志序

同，长安北鄙下邑也。旧盖有志，自杨怀来之志行，而旧本不可复读矣。杨志，即今所版行者，相传从耀志鼠入来，同于耀为支邑，志同，志其梗略耳。夫志者，志也，法不厌详，不详挂漏，且不古何程，不详何征，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有如展卷便尽，一登高指点足矣。奚志为？矧怀来距今余四十阳秋，其间陵谷变迁，政治革仍，风俗易移，与夫人文之盛替，宦迹之美疵不无俟于后者。走衍命初，便欲补所未备，续所未入，会诸务荒芜，有志未遑，越再岁，走不惮心劳，百务初举，同之民似于安于余之拙也，于是复申前志，折简三老五更再三商榷，余曰唯唯，余乃敦请寇先达永修氏执牛耳，秉椽笔焉，属茂才梁生可贤、杨生瑜汇辑之，而永修氏倾八斗五库之藏，悉心独断，不遗余力，以是岁秋下浣，抵今长至之辰，三阅月而脱藁，其卷有十，其目五十有四，其言三万有奇。上下古今，犁然大备，精核而简当，名实双美，久大兼该。余不佞，得寓目其间，藉手成不朽大业，以下遗守土者羞，允哉，一邑之信乘也！法戒具在，取则不遥，走与士民，窃视为蓍蔡，非止为纪事之资已也。余因是而有感焉，同之奥区，高山陡涧，饶居什九，砂砾硗确，强半不毛，殆描写同民荒凉不堪之景乎！水之得泉于山者，洪流细派，未足浇半亩之田倏忽暴发，并撮壤亦化为乌有。同民之愁，殆于水而俱长也，山之奥坳处，时有复穴，三五成村，鸡犬无闻。睹乐土而思适，谓人兄而乞哀，又同民琐尾之恒态也。是他邑之山，可供揽结之清，赏他邑之水，可备临流之乐，饥他邑之民，可动观风庶芸之叹，加富加教之想，而同之山、之水、之民，可堪十日之哭者也。仁人君子，披图而览，倘亦有为山灵短气，河泊失色，穷黎扼腕者乎？同民宵翘首以待苏生矣！至居宗国而计桑土，诸君子谅有讦謔守土愿穷有请焉，此

余作志意也。若曰昭往迹以供见闻，又奚以志为？又奚以志为！

同令刘泽远题于役棚官舍 时戊午冬十一月念一日也

修志小序

同志始于嘉靖之杨曹州，而怀来君再删削之，阅者嫌其语焉不详，且株守四十杞无变计，迄今春，大梁刘侯分符视同，适余归省，乃文献是征而谋诸余，余谢不敏，无何，而余遭家难，候亦政故鞅掌未遑也。日月荏苒，倏忽改期候劳来安集，惠穷恤孤，剔蠹爬幽，节圮屏蠹，同渐有起色，将前盟是寻，余以读礼故再三谢去。复自春徂秋，而候捐俸付梓以待矣，始不获已，操觚襄事于左右，三越月，次成十卷，本之先达者什四，據之臆见者什六，仰副候嘉惠后学盛心焉，噫！志史流也，贵简而赅，核而实，质而不俚，赠而不秽，兹有一于是哉？哓哓焉吁穷号苦，作乞怜状，是亦穷民图耶，于志乎何有？虽然，文不贤而意善，观风君子倘不鄙而掷之，获尘乙览，得无有哀其状而诸命者乎？而同其有瘳矣！此余之深心也，他又何知焉。万历岁在戊午，仲冬之吉，邑人寇慎书于澹宁山居。文林郎知同官县事，大梁刘泽远无怀父怠裁赐进士出身，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寇慎承修父纂修。

署学事耀州司训杜化鹏扶摇父 举人寇遵典因之父订立

生员：

寇遵孟 李惟序 冯 詔 温 煦

冯嘉凊 冯先国 梁可贤 杨 埼

同编次

重修同官县志序

同志始于万历之戊午，越十八年而遭寇氛，简版半付煨烬，年来遂为废书矣，阙里孔候，抚残编而叹曰，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国无史则一代无文献，邑无志则一方无故实，同虽弹丸下邑，昔为天府故壤，其陵谷风会，往躅遗迹，缺焉不载，将恣恣长夜，观风贡俗者，宁无遗憾乎？特于鞅掌，兵赋拮据薄书之暇，搜缀其断简，补辑期缺略，条分缕析，纲举目张，义例虽仍其旧，而事实颇增于前，捐资付梓，镌为成书，昭示来兹，甚盛典也，盖候渊源沫泗，以道德文章见诸事业，名世鸿裁，足称不朽，顾余末学，前滥竽斯役，正愿执鞭博雅君子，正期论谬，补期阙失，兹微惠于候，岂惟余小子固陋是饰，而一邑山川田赋，官政人物，萧条凋瘵之象，昭如列眉，将采风者察风俗而达民隐，嘉口岂浅鲜哉！宁第曰文章饰吏治已也。

崇祯庚辰仲春之吉 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山西按察司兵备副使寇慎书

同官县志目录

卷之一 地理 (1—6)

沿革 疆域 星野 乡里 山川 风俗 桥梁
市集 关险

卷之二 建置 (7—13)

城池 暑制 庙貌 坛址 堤防 恤政 邮传
铺舍 坊表 武备

卷之三 田赋 (14—18)

田亩 赋税 物产 徭役 户口

卷之四 学校 (19—21)

文庙 儒学 社学 射圃 学田

卷之五 秩官 (22—30)

题名 名宦

卷之六 人物 (31—34)

宦业 孝子 节妇 义行

卷之七 选举 (35—43)

荐辟 举人 进士 贡士 例贡 擢吏 武职
驰封

卷之八 古迹 (44—47)

故城 山寨 祠庙 寺观 八景 坟墓

卷之九 艺文 (48—57)

碑记 诗文

卷之十 杂述 (58—61)

仙术 寓贤 灾异 附录

同官县志卷之一

地理志

先王画野分州，非故为是禁也，盖度地居民，则壤定赋。于是乎在，同虽弹丸地，然自秦以来，介在三辅，其崇山峻岭，怒涛绝壁，殊称胜地，昔人谓南则关中之襟喉，北则延宁之要害，信为不诬，其间沿革异时，封域异制，星野所分，乡里所聚，山川峙流，风俗习尚，桥梁利涉，市集利用，至于厄关天险，皆地理中所当述者容弗志？

沿革

秦属内史，隶于司隶校尉，祋祤景帝三年分内史为左右，以其地为祋祤属之左，东西广百里，南北长一百二十里。按，同亦百里提封也，稽期物力，不足当沃腴之九一何哉？盖山高土瘠，强半不毛，瘠地徒多，校田殊少，所称幅员百里者，宁言壤耳？夫沃野千里，关中所以称雄也，而同得错壤其间，得无同类而称之耶？噫！达民隐，宣德意，是所望于观风之君子！

星野

《史记》天赐秦穆公鹑首之地。《天文志》雍州为井鬼之区，鹑首之次。汉《地理志》秦地为东井舆鬼之分野。《旧志考》同入东井一度。自保章氏失职，谈星家纷如聚讼，独叹《地理志》载分野为始详，然亦不无可疑者，今雍在西，而鹑首则在南北之躔次，何其相变也，唐一行谓诸星有山河脉络之配伍，宵汉升沉之四维，认而识之，可以见其相配。近世戴平促又引省分星而无分野之言，以证其不必尽泥，大抵载籍极博必考征于书史，然四星聚牛女，而晋、元、王、吴四星聚觜参而齐，祖、王、魏慧星扫东井而苻坚亡秦，景星见其尾，而慕容德复燕此，皆书之史册，为星

野之验，班班可考者也。然雍之当井鬼也何疑，按分星以察妖祥，知微君子，宜辨之蚤矣。

乡里

邑初编户二十二里，一里失记

同川、东阳、南阳、西阳、北阳、上官、常宁、长乐、神水、丹青、柳池、修文、忠孝、永安、安阳、资惠、集贤、雷平、永受、阜厚、和丰。

安阳里（村四） 舷峪、罗寨、周村、义兴村

集贤里（村六） 同家娃、高坪、安河、宜兴、贺家楼子

自同井制度而乡里始分，怀古者每为之三叹，虽然犹有遗意存焉，乡以萃涣，作息共废。可以观仁，里以辨群，臂指相维，可以观礼，且奠居御患，诘奸禁暴，而义未始不隶然于其中，安以其非古而少之？然今日滋病矣，同为尤甚，何也？山高地瘠，旱蝗叠仍，民多鸟兽散去，是他方之病，病在杂聚丛奸。而同之病，更在荒村断烟。而几于无乡，他方之病，病在里社鲸吞。而同之病，更在代赔逋赋。而几于无里，即此十三里者，亦只寄空名耳，然同殆不知所终也。噫！茧丝乎？保障乎？仁人君子当必有以辨之者。

山川

同官，山川多绵互，又率坡涧，不可尽名，今志其有名者。

西北有金山，下有姜女祠，祠见古迹。有虎头山，状若虎踞，故名。西有济阳山，有嶂山，三山皆为邑城所附。其虎山崖下，有水清流不竭，流引县治中。其济山下，又有方泉，甘冽异常，宜酒宜茶。城东有龙蟠山，状蜿蜒如龙，与虎山相峙。北二十里为马兰山，即都尉张光戍守地。北三十里为西高山。山东为女回山。其山横遮无路，忽道徒崖谷出，世传秦兵追姜女迫甚，山忽转移，追兵迷，姜故得免，书以传疑。山东为神女峡，具峡路通边，甚为险阻，见《关险志》。峡北十里为北高山，《长

安志》层峰秀出，巅有女华神祠，每天风雷多从华岳至此，旧传华岳女君在此山，人因立祠，每旱祷雨多应。上有哭泉，姜女负夫骸，道渴，哭之泉涌出，其声呜咽，故名。以北入宜君境，西北十里为润山，中有一石，每润则雨，一曰圣水山。文王山，山有文王庙，见《古迹志》。西为武王山，有武王庙。西南为白马山，有白马庙，南入耀州境。县南二十里为飞仙山，中有名洞，为葛稚川仙迹。又南为凤凰原，又南为兔窝岭，见《古迹志》。稍南为金牛岭，《陕西通志》云，牧儿遇虎于此，会牛与虎斗，牧儿得免，秦王亲射虎岭上，获之，因名其岭。东南三十里为山泉山，与耀州将军山接。又东为鳌北山，冈峦似之，故名。与富平县明月山接。其水东北十五里曰乌泥川，出车挽沟合汉井水，东流入蒲城境。北四十里有小石磬川，循马兰山合大石磬川，东流入宜君。东北五十里出北高山者为漆水，其水源多漆木，故名。至县城频山下受铜官川，自县北五十里来，《水经注》曰，铜水出祋祤城东北西南流经同官，谓之同水，即《禹贡》沮水之原，合慈马诸川，经县北子午岭，受榆谷水，所流与漆水合，又南受雄同川水，又西南受雷平川水，又西南入耀州境，二水岁溢而善崩，甚为城患，且终县境无灌溉利。

按，虞制封山浚川，盖山川沟为国重哉，同固蕞尔下邑，封壤殊胜，余尝涉漆沮。登女回，振衣西北两高峰之巅，府眺区域，见层峦耸翠，百派胜涌，美哉！山河之固，萃灵之薮也。意为笃生哲人，后先相望，以为明时麟凤而胡其寥寥也。说者率以山促水经为解，夫眉山以苏重，渭水以吕奇，是在有志君子愤发，其所以为雄，安在其块然者独斲哉？

（附）漆沮考

按，三石氏曰，关中言漆沮者多异，惟出同官经耀州者，入渭在丰泾之下正与《禹贡》合。诗言，自土沮漆，在丰泾之上，非《禹贡》所尝指矣，此别为一漆沮也。若洛水，亦名漆沮，则以漆沮东合洛水，即通名洛水耳，故自孔安国，班固以后，皆曰洛，即漆沮是也，至以郑白

二渠为漆沮者，盖徒见二渠入石川河，石川即名漆沮，遂以二渠为漆沮，则大误矣。余览诸地志，率多牴牾，惟《雍录》记雍地四漆沮证据甚明，余故采其说著论焉。

风 俗

诗传，雍州土厚水深，其民重厚质直。汉贾谊疏“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旧志，同民专务稼穡，不事织纺，不习商贾，民少生业，故贫。然亦能蓄积节用，不事华靡，礼仪多阔略，但俗信巫觋，重淫祀。西北惟力田采薪，东南多窑冶采炭，以为生谋。又云，大都民多质木，士尚气节，有先王之遗风，冠礼久废，士大夫家间一行之。婚礼，纳采问名，纳币奠雁，亦如家礼，然乡村间亦有论财致逾期者。丧，亦遵家礼大略，然多作佛事，殡则多聚优人，戏谑以娱吊客，近亦稍革独其亲朋相助营办，殊为可称。祭惟仲春孟冬，设时食诣墓所以祭余节盖多略云，至于报赛神明，则不吝重费，亦以沿习久也。书曰四方风动谓如，风之所鼓，无物不从，盖神之也，而俗则以习成焉。同故丰镐近地，渐磨先王仁义之化者不浅，以故人多质朴弗华，取义弗狡，捐介弗贪，憨直弗负，重远行，故鲜商贾，专农事，故苦力作，尚儒经，故士多抗，轻刀笔，故胥吏少，灾患相恤，婚丧多助，倡优无聚，奸盗绝迹，昔人谓重厚质直，有先王遗风，信哉！然今日亦少变矣，物競于华，而入趋于伪，以耳目所睹闻，惟学士家循循笃行，庶几古风者什之三四耳。余不自知，日习于非，而风斯下也，宁不为之太息！虽然转移之权于上，潜挽之机于士，昔万石君家，子孙燕居，申申王烈，居乡讼者望庐而返，伊何人期夫民之秉彝，古今一也，余于贤士大夫有厚望焉。

桥 梁

县治，明远街中有钟楼桥，济山暴水所经，万历三十四年居民重修。北则为虎溪桥，虎山下泉水所经，万历十八年知县屠以钦重修。南则有龙溪桥，章山下泉水所经，万历三十六年居民重修。东则有临漆桥，县

治东街之北，亦济阳山水所经。西则有义济桥，县治北虎溪巷西，万历四十年居习童蒙田木新建。城南一里镇南桥，嶂山南一里漆水所经。南二十里为蛤蟆桥，兔窝岭水所经。桥南十里有通济桥，众山暴水所经。

按，先王之教，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尽制曲画，仁泽世溥，余邑为多水潆洄之区，且当旁关孔道，而寥寥数桥，曾免病涉乎，盖暑雨以后，洪波荡漾，多不能桥。即桥，亦随波去，故轮蹄踵至，徒望洋而叹，莫可谁何而已。计惟水涸之，候戒沿途诸津，备筑草桥，暂为权宜，以免裂肤之苦，是亦王政所不废，而迂远者之所忽也，噫，易忽而不忽，其惟仁人乎！

市 集

邑市集，在明远街中。东则陈炉镇集，去县三十里。东南则立地镇集，去县三十里。北则哭泉镇集，去县六十里。西侧演家池集，去县三十里。

按，聚货曰集，周礼设司，市以掌之，分地辨物，禁靡成贾，结信刑暴，革伪敛赊，交易而是，各得其所也，余邑诸市，惟布、粟、蔬、薪而外更无长物，往往今日用所需者，必走他方以致之。廛市，萧条殊甚，即市法若在，将焉用哉？是以荒年无从得谷，岂年谷贱不售，徭赋莫办，生计日艰，同民亦苦哉！

关 险

金锁关在县北三十里，关有神水峡，峡东西二路，一通延绥榆林，一通宁夏甘肃。道从石峡中出，傍高山，夹峰绝壁千尺，水流汹涌，响振山谷，实为榆塞秦关襟喉要地。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兹金锁天险，且当边腹之交，竟漫视之，何哉？大狃狃于承习，以为此蕞尔者，方在腹里，诚无烦于饰兵糜饷为者。然熟察今昔之异势，而历数之，秦固威振匈奴，炎汉则守朔方，唐则筑受降城，即宋亦提数十万之师口，镇延州而今何恃哉？受降失矣，东胜不守，致深山大沙，险反在彼，蠢

兹乏计方迫在门庭。

世庙时，蜂拥长驱，直薄宣君，特丹书夜力耳，宁不为之寒心！向尝军此，为秋防计，后因疑故撤去，然今日之危情可知也，而讵可重信姑置不论？即兹山连秦岭，黄芦扼吭，猃寇每肆陆梁，劫掠殊惨。尝至勤大军，尚尔逆我颜行此，尤切肤之患也，而可以概不讲哉。曩亦议移守道著兵于此，曾经移文，使此策诚行，即查复荒地立屯，充饷于防回防荒，殊称两善，而无职其中止何！虽然老成谋国，自有长叹，此区区管见，谈何容易！

同官县志卷之二 建置志

易著设险，诗咏攸革，盖所以壮国威宣政治也。同官城池署制，始缘草创固多鄙陋，渐经修饰，亦觉壮丽，有可书者，至报本崇祀则有庙社，御灾捍患则有堤防，耀威灵则武备不弛，广惠鲜则恤政时勤，邮传以通行李。坊表以树风声，皆政之大者，甯弗志？

城 池

同官旧无城，傍龙虎诸山为城，漆同二水为池，见《耀州志》。景泰元年春，檄同官筑城凿池，未竣，时知县樊荣力肩其事，会漆水堤崩，荣亦迁去，知县傅鼐继修之。成化十九年秋，城池告成，工久中止，至是知县颜顺方续成。弘治元年夏，城崩重修，作石堤以障漆水，知县王恭任其事。嘉靖三十二年秋，大发丁夫，增城浚隍，备诸险塞，时虜报其急，守道移驻于此，知县亢庆鸿修，并筑济阳寨，永宁寨，神水峡两岸门，凿西北诸山路。万历元年春，修麓樵雉堞，易砖，知县威州吴洗增修，因名其门，北曰迎恩，东曰望函，南曰文明，西曰扶羌，又东凿二月门。万历十八年夏，水崩迎恩门，秋改置，正北曰镇远门，旧门东北向，每惟水患，至是崩，知县武陵屠以钦改置。万历二十一年筑北瓮门，开宣威门，时以北门直突，知县定县马铎筑。万历四十一年，复开东启元门，建复屋三楹，先时东望甬门，水齿崩，遂筑塞，久无东门云。至是，知县泰安梁善士开建，城制旧高二丈，延袤四里，三百五十步半，附虎山济阳，嶂山之麓隍深一丈，近患水，城址渐促，延袤四里，知县大梁刘泽远扁其四门，曰北接灵朔，曰东来紫气，曰南近长安，曰西镇戎羌。考五经异义曰，子男之城，三仞，公羊傳曰子男之城五雉，高三

雉，稀同官城垣，半附山麓，规制可以式度哉？惟有烦于借箸者，城多溪水，夏秋善溢，兼漆同汹涌，外蒲每至，不浸者三版，虽堤障以后，患殊少息然聊以固事因尔，讵可长特无恐，尝读月令，岁孟秋之月，补城郭，仲秋之月筑城郭，则勤视时筑，亦不得置之为迂谈。然有隐尤焉，山路多岐，且东城水窦，广可寻计者，有三，一不戒，而不逞之徒，将凭陵窥伺，玩弄于股掌间，往事可鉴也，计惟审慎，候戒铃析或可先声以伐其谋乎。

署 制

县署在城西，中为节受堂，五楹，景泰初吴孟祺题，知县樊荣重建。古安府知府其堂两翼为积贮库，各三间左右为六房十二间，中为戒坊，旧有戒石亭久靡，万历四十五年知县大梁刘泽远新建。仪门三间，泰昌元年知县大梁刘泽远重建。西南隅为狱，左右为四角门。东为鄆候祠，一间并阔其地，马神于其中，万历四十六年知县刘泽远新建。祠前为夤宾馆，三间，万历四十六年知县大梁刘泽远新建。馆前为催科，六间，知县刘泽远新建。大门上为鼓楼，三楹，楼壁重檐，万历四十六年知县大梁刘泽远增建。堂后为退思厅，五间，以后为知县宅。西为书馆，供知县定兴焉，□□建，又西有隙地。堂东为管粮厅，后即主簿宅，万历四十二年裁废。堂西南为巡捕厅，后即典史宅，为吏司公廨，大门外东为圣论享，三间。东翼为彰善享，西翼为申明享，俱万历三十年知县静海董廷建。金锁关巡检司，在县北三十里。漆水驿，在县府东北隅皇华街，阴阳学，医学俱久废。僧会司，在县署北重兴院。道会司在县署东清宁院。

行 署

察院，在县署南，万历三十年知县董廷范重修。布政司，在县署东。按察司，布政司西。按，同物力亦甚绌矣，而于诸建置，犹兢兢备饰者何？盖典制所关，不壮丽不足以示威，诚睹规制则思官，常追缔造则

念民力，临居处则端身范，同且微福者不浅，顾区区署制间，惜物力哉！不然，春秋书作。南门刻桓宫桷，盖刺之也，亦何取焉？

庙 貌

城隍庙，在县署东。旧志，洪武四年重修，盖沿宋址也，岁久倾圯，嘉靖十八年知县平定白镇重修。城隍，祀典不载。按，事秦功臣冯尚梦感于汉高帝曰，奉天命与王领城隍阴事，此后遂为天下通祀。国朝益隆重之，祀以木主，规制与守令同，盖亦神道设教之一端云，民愚不达祀义，每祭备方物乐杂男女，亵秽殊甚，大抵祸福之说俱之耳，宁知祸福乘人念虑乎？

八 蜡

八蜡庙，在县署北皇华街。旧无庙，惟附祭于社稷坛，万历三十年知县董廷范新建。按，古者蜡祭，始于籍田相为终始，盖春举籍田者，所以祈先农神农上也，迨穡事既毕，谨敛盖藏，则报先啬劳农，民恃有此蜡祭之典在故其牲爵辜，其乐六变，其敛豳颂，其击土鼓，其舞干口，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带，榛杖以祀之。既祀，收民息已，君子不兴工，苟年顺成，则八蜡不通，以谨民财。国初独举籍田，而遗于蜡祭，迨世庙九年，诏天下有司，立八蜡庙。其祀主，则排农说而宗横渠，其祀期则易季冬而以春秋，其祀典，则革不通而以合享。虽规异制殊，然钦始重报之念，可谓仁之至而义之尽矣。

坛 址

社稷坛，在城西北隅。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城东南隅。按，周礼，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址，又大宗伯之职，以槱燎祀，师雨师以狸沈祭山林川泽，盖社为土，尊稷为谷，长其兴云雨以阜财用，必资山川而鼓舞，沾足以生五谷，则风霆风雨之功是赖，故除禅封坛以示崇，画物尽志以示诚，一岁再举以示报，此圣人所以为民而以义起之也，能格神以保民，和民以栖神，是之谓明祭义而达治道。

邑厉坛，在城北宣武门外，旧址在河东，遇祭河涨，多不能渡，万历四十六年知县刘泽远移置在此。按，厉祭自子侨始，史称之为鬼神之情状。我国家肇祀此典，固攘民崇实，仁无后也，同固不腆，将典制是宗，敢缺焉不举哉？

堤 防

万历二十一年春，作护城堤，起金山东，环城延接嶂山之麓，漆同二水为城患甚，往多挑瘠，以娱目前，靡财不资，知县马铎力作是堤，高下广阔，具随水势，傍植杨柳数百，城赖堤防，今二十余年不罹水坠，因名曰马公堤。堤久渐溃，万历四十三年，知县泽远增筑甚厚，驱水东去百丈许，患可永杜云。

夫漆同仅一衣带水耳，洪波突起，几于变桑田壑，城郭亦险矣哉！往事者壁马徒劳，竟无以障怒涛之万一，此果识不逮，力不足，无亦耽眉睫而忘远略尔。马公独智屈群策，力任劳怨，毅然成堤于不日，俾金汤晏然，劂功伟矣？嗣是波臣之远徙，靡常，而刘公之增筑，直驱狂澜而东之功，岂在作者下哉？

武 备

正统十四年，设教声于城北迎恩门外，今日宣威门东西一百步，南北一百三十步。正北为即戎堂，三楹，万历四十五年知县大梁刘泽远重建。左为敌台，高可丈余。南为关西精锐坊，左右翼为二角门，四围皆墙，万历三十九年知县太安梁善土建，四十五年知县大梁刘泽远重修。

军 器

大将军四位，手铳三十一杆，镦铳一百三杆，三眼铳一杆，铁钗五杆，铁佛郎机一十五杆，铜佛郎机二十五杆，斩马刀五把，飞炮一百四十个，大皮袋二百九十八个，小皮袋二百九十八个，铅子一万四千四百个，火药二百斤。

兵，口战危，儒者所讳，然易曰，君子除戎器，以戒不虞。书曰，其克诘尔戎兵，张皇六师，则盛世何尝销兵哉！今天下武备弛矣，区区一问，兵器几何？似无关于强弱之数，然事系军国，非可寻常漫视也，特志之以见祖宗设法至意云。正统十四年，今天下招募民壮，就本地官司率领操练，遇警调用。县额设民壮八十二名。按，三代兵赋，出自井疆，恒公军令，寄于内政，兵农何尝不合一哉。国朝民壮之役，率祖此意，其舍戈就耕，释来趋战，立法之良，蔑以或加，乃近亦浸失初制焉。民壮率多游手，有事不任战，无事亦不任耕，送逐勾摄，视为固然，讲武习兵，反为滋扰，徒令农夫终岁勤渠兵费之外，又益以兵费也，夫穷则变，变则通，是在今日之谋国者。

恤 政

预备仓，在县署西，万历元年知县威州吴洗建，万历三十九年知县太安梁善士重修。按，洪武时老人入朝钦赐宝钞，粜谷贮仓，荒歉则散之，秋成征其原数，复储为备，逮后渐罢。今所蓄者，惟官粜军需，並罪赎谷粟而已，良法既失，美意不存，一遇荒旱，赈恤无策，宁不为之慨叹！养济院，在县署东新兴坊。

漏泽园，在北城外一里，东西六十步，南北六十步，万历四十五年知县刘泽远置。按，惠鲜鳏寡，犹泽及枯骨，先王仁民之心，亦何至殷同在瘠土，诸穷而殣者倍众，顾兢兢此典，惟陨越教化，通内政曰政事而铺张也哉。

邮 传

漆水驿，额设中马八匹，驴十头，折马五匹。万历八年，檄漆水驿招募马正付二十六匹，原额设有库子二名，万历十八年裁。铺陈十八副裁口馆夫五名存，昔列国会盟相寻，行李轂击于路，主人授馆具，徒致餐，献饩，纤悉备至即临卫以蕞尔国，牺牲玉帛，交于四境，宽然用之有余。今天下一家，即官吏捧符而过者，殆不数数，曾何当列国时之什

。然传吏日夜尤不给者，古之他费少而今多也。古者候人修路，馆人戒垣墉，燎人具膏烛，遗人掌委积，各以其职，自效此不敢为私交而彼亦无他扰，故费多而实少。今三尺森严，私乘强者有禁，然仕籍一通，即得勘合夫，马之数倍，徒征索多者逾百，主人应付外，复为礼仪燕享，以展其绸缪，数倍公家之费，而实皆公家财也，且承使之需，索贴马之公行，既应以马，复应以财，曾膏血之几何，而堪此重诛也！惟仁人君子，为民惜财，为己惜福，多减其驺从严戒其承使，则鸿施多矣。

铺 舍

总铺在县署南大成街，今废。南十里为雷平铺，今裁。二十里为飞仙铺，今裁。三十里为佑佐铺，今裁。四十里为朝阳铺，南十大所，今存。五十里为丰泽铺，耀州交界，今裁。北十里为曲掌铺，今裁。三十里为神水铺，今裁。四十里为赤渠铺，北四十里即宜群交界，今存。

按，国家规制，一如周礼，即道路一事，观之其铺舍，即卢宿之道，送往迎来，即候人之遗，上宣下建，则行夫之遗，周思曲画，咸正罔缺，规模宏远矣。近因物力告屈，半皆裁去，虽云节费恤民之厚意，然寂寞长途，亭堡为墟，殊今后人不睹制作初意云。

坊 表

迎恩坊、宣化坊：俱在县治南，今废。

阜民坊、循礼坊：俱在县治北，今废。

魁英坊：永乐三年举人陶甄立，今废。

步蟾坊：景泰元年举人杜表立，今废。

文面坊：景泰四年，举人李节立，今废。

文魁坊：景泰四年，举人贺寿立，今废。

龙门跃浪坊：天顺三年举人冯宁立，今废。

折桂坊：天顺六年举人主居正立，今废。

登科坊：永乐十二年举人梁耜立，今废。

掇科坊：弘治十四年举人张友直立，今废。

义民坊：正统三年义民何仕能立，今废。

进士坊：成化二年进士冯宁立。

登云坊：成化二十二年举人习纶立。

贞烈坊：万历三十一年烈妇冯氏立。

节义坊：万历十一年输粟李妇王氏立。

国家树坊：非故示猎名也，盖表厥宅里，树之曰声，实成周遗意焉。

余同邑豪杰，应时崛起，后先被旌宠者，代不乏人，然教湮于泽斩，迹息于人亡，仅仅存立者，一一三坊表耳，既皆倾圯，湮靡，徒令吊古者，为之唏嘘。噫！干蛊承考，肯堂肯构，后裔殆不得辞其责矣。

同官县志卷之三

田 赋 志

雍州，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先王辨田较赋，厚民足国，其纪法为甚详。同地多山，实难则壤，而田数额，则有不可缓者，至若户口之增损，物产之丰瘠，徭役之轻重，又不无关于效焉，故例得志云。

田 亩

官地三十七顷九十亩一分七厘。民地五千九百一顷七十二亩二分七厘。同，错壤出从，地可亩计者，什之三四耳。余跨岭越溪，即执地之人而谓之曰，尔亩几何？彼亦不省，甚至猿径鸟道，不可道足者，皆科粮地也，系期以谈，虽挠首握笔，其亦何清？而兹所称若干顷亩者，或亦臆度之云尔，顾谁施量度哉？噫！田至难以亩计，则同之为田可知矣！

赋 税

原额一万四千三十九石七斗九升六合五勺，此系正统后颁。弘治十四年布政使文公贵奏。准除豁荒粮一千四百一十三石三斗九升三勺，原除五千一百八十二石三斗三合，后复添红德堡清平仓粮今止除此数。新收开垦起科并地抛荒召佃过粮六百九十九石二升九合一勺，实征粮一万三千三百二十五石四斗二升九合九勺。

夏税

原额，四千一百九十石三斗二升五勺。开除荒粮，七百九十九石七斗六升五合三勺。新收粮，六百一十石三斗一升二合三勺。实征见粮，三千六百九十二石六升三合六勺。抛荒召佃粮，三百一十石三斗一升二合三勺，共计四千二石三斗七升五合九勺。存留，七百二十一三八斗六升七合五勺。起运，二千四百七十九石。韩府禄粮，八百一石五斗八合

四句。

秋税

原额，九千八百四十九石四斗七升六勺四抄。开除荒粮，六百一十三石六斗二升五合。新收粮，八十七石二斗八合四勺。实征见粮，五千二百石五斗四升七合三勺作抄九撮五圭。抛荒召佃粮四千一百三十二石五斗六合六勺五抄五圭。其计，九千三百三十三石五升四合四抄。存留，五百三十三石九升五合六勺。起运，八千六十一石二斗一升二合一勺四抄。秦府禄粮，七百二十八石七斗四升六合三勺。原额地亩马草一万二千三百一十三束十斤十一两八钱。开除抛荒草，二千一百五十在束二斤。新收草，一千四百九十五束一斤十两二分。实征马草，一万一千六百五十四束，折银三百四十五两八钱四分零。绢，一百一十二匹一丈一尺，折银七十八两六钱五分五厘零。丝绵，二斤十四两，折银一两七钱三分五厘。万历二十一年巡按御史钱公梦得，奏准本县上等调拔额粮，例征七分，余额停免。今实征夏秋，见粮八千一百八十三石三斗三升六合五勺，折银八千七百五十六两一钱六分五厘。同，固号瘠土，以十岁计之，中熟者不过二三，且此之中，熟不足当膏腴之小熟，而赋额相等，此故民穷之原也。闻国初时，时和物丰，荒地未尽，地科民无他扰，家有余藏，好义急公，不闻逋负。迨正统后，国事多难，税及不毛，兼以杂徭繁重，灾侵频仍，民生日促，其敝屣故业去者，什已二三，因并去九里而遗额故在，不得不取盈于里甲，然民穷岂堪重诛？故踵相遁亡者，十室而四五。迨弘治十四年，布政使文公按同怜其状，因奏除荒粮，五千一百八十余石，民获苏生，乐业者二十余年。嘉靖十六年疆场多故，添红德城清平仓粮，四千六百五十余石。当事者，计无复之，特取同官原额荒粮复抵数起科，而害本自此永种，原议止云借征，耐彼时司牧者，秦越其民之专制而不一引手焚溺，致久假不归，援为定额当年明纶煌煌，开除荒者，止得一千四百余石，同民之不辰也，夫复何尤？嗣是敲朴追

征，流离琐尾，不堪见闻，然财尽何求虚乡，磬悬竟同画饼！尔至万历七年，邑侯李本根，宽此粮，持议开除，当事者惮于更制不果。李亦迁去，会万历十九年，邑侯屠公，以钦焦劳课，停折额，召佃业，有成议未竟，而公迁，马公铎继之，持请甚力，会直指钱公，奏可其事，诏减其租十分之三，民始扶杖流涕，知朝廷之不忘同民也。设迄今得以七分为定额，现在户九百一十有五，男口，三万八百六十有六，妇口，一万三千七百有十。仲尼观卫，首美其庶，大学理财，亦必本于生之者众，户口之为国本也重甚，闻同在成弘前，村烟相望，市井肩摩，其斗鸡走狗，宴乐喜游，洋洋乎大国风焉。而近则大异矣，村落多墟，鸡狗之声不相闻，即城市号称聚区，亦寥落无几，且率愁苦，奔忽若不知有生人乐者，此盖生计艰而凋瘵甚与，抑亦世运之所使然也，令人不能无今昔之感焉。

物产

谷则有：黍稷、麦、椒、秫各数种，有荞麦、芝麻、稔，而近亦有稻。蔬则有：葱、韭、蒜、芥、芹、菁、茄、瓠、爪、萝卜、莴苣、丝瓜、苋、白菜、苦苣、香椿、不老、黄花，而山产者甚众。果则有：桃、梨、杏、李、柿、枣、樱桃、核桃、葡萄、石榴，而枣与核桃为独多。木则有：松柏、桐、楸、槐、椿、榆、柳、桑、橡、白杨、青杨、青桐、皂角，而椿柳为独茂。花则有：牡丹、芍药、萱草、玉簪、鸡冠、蔷薇、珍珠、水红、蝴蝶、蒋梅、地棠、山丹、绒花、百合、月季、金盏、棋盘、石竹、莲、葵、菊、指甲草、无丝菊、十样锦、沃见笑、串枝连，而山花多异。竹则有：苦竹、凤竹之二种。药则有：半夏、黄芩、苍术、薄荷、甘草、升麻、荆芥、连翘、苦参、瓜蒌、柴胡、紫苏、枸杞、地黄、葛根、天冬、麦冬、防风、牵牛、积壳、地骨皮、车前子、郁李、酸枣、火麻、柏子、诸仁，余即土人亦不尽识。禽则有：鸡、鸭、鸽、雉、鹑、鸠、鹰、鵟、鸦、燕、雀、鹤、鹌鹑、寒鸦、布谷、啄木鸟，

而鹅则殊鲜。兽则有：马、骡、驴、牛、羊、猪、犬、兔、鹿、狍、狐、狼、獾、山羊、黄鼠，而间亦有虎。陈炉立地两镇山产煤炭、硫黄、白矾、皂矾、矾红并陶诸瓷器以贸易。

按，中庸曰，今天山，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同固多山，然山亦率多土阜，其所称宝藏固鲜，而煤炭诸物，实民生日用所需者，亦不得以其鄙故弃之。至若五谷，则皆美种，而蔬之类，味亦颇佳，独其气候少迟耳，木虽之合抱，间亦可材者，然非其吉植则其自生，而今民不种也。药味甚伙，穷民负贩，亦足糊口，而尽委之于草莽，且少蚕丝，不种木棉，其拙于谋生也。类如此，鸡豚固所恒畜，而牛马之孳生者，亦不数数，种花植竹，此清致仅得之学士家尔，太抵同民一耕而外，余产不问，致美利之在天地者，室而弗开，弃而弗收，则其生理之日艰也，夫何尤焉。

徭役

万历二十七年，奉文条鞭，原额征银，四千四百八十六两四钱三分二厘三毫。银差，额有公弗丁银，三百七十九两二钱零，家具银三十两，有乡饮祭祀芒神土牛银九十六两，有盐钞磨课军器药味银，一百五十六两八钱四分四厘，有秦府官瓶，按察司油蜡，本府清军厅马夫共银三十五钱九分二厘，有举人盘缠坊价银，共四十六两五钱二分九厘。三年总解，有扣解漆水驿铺陈库子并富户布价共银，十九两九钱三分。有本县柴薪马夫银，一百四十两，有贡土盘缠银一十八两，有儒学齐膳银四十四两，有本县仓库书笔并纸扎，共银，三十八两四钱。仓夫二名银三十二两，有修理仓库并铺垫银二十两，有巡检司马价银二十八两，有孤老银一十两。力差额有，机兵二十四名，民壮八十二名，弓兵二十名，共银一千一百四十一两二钱。有县堂分司，儒学门子七名，共银四十三两八钱，有县堂并接递皂隶三十八名，共银二百七十三两六钱。有接递夫一百二十名，马十五匹，共银一千五百三十两。有书手四名，文庙夫

一名，姜女柯夫一名，灯夫十名，鼓夫五名，共银一百二十七两八钱。有各铺司兵三十名，看监禁子五名，共银二百七十六两。有官仓学仓本色收头二名，银八两。以上章条鞭策中不详。注，以上共银三千四百二两四钱。

按，力役之征，肇自成周，非故厉民也，践土食毛，分义应尔，官徭役，其银差固恪守无变，独力差，昔称最苦，如京兆铺陈之役，不堪蚊负，固矣。次即马头仓库之役，上产之家亦苦于再应，一遇编审，百计稀脱，特烦执事肇画殊甚，今惟条鞭一立，画一可官，庶称宜民之善术，而近亦苦追呼不应者，何也？在昔，力差本户自给，偏苦者一二富耳，贫者多获弛担，且间以粟货权充抵易措，今贫富共肩，惟银是征。然贫民之办银难矣，正赋已属刺肉，而条鞭又议其后，其不掉臂脱法者几希，议者欲以杂役工食银货半支或兑之户下，贫富兼搭，令其自取，或亦权宜一策。虽然何法不敝，恐久又滋弊也，惟酌时势而缓急，议之足矣，然汉王符之言曰，化国之日舒以长欲君子省徭役，使民知爱曰意，诚狠语诚善然，不知可论于今之世否？

同官县志卷之四

学校志

雍，古辟雍善地，同实密迩，其朴棫遗风，犹佩服尤口。昭代崇饰典制，綦详其崇先师统圣真，则有文庙之典在，而尚乐群，则有儒学，预养正，则有社学，至射圃以观德论秀，学田以瞻急养胥，皆犁然可述者，作《学校志》。

文 庙

文庙，在县治南大成街。洪武八年，知县鲁俊重修。宣德五年，知县李公佐重修。中为先师殿，五楹，万历四十三年，知县刘宪重修。前为露台，左右为两庑，各十楹，万历二十一年知县马铎重修。前为戟门，三楹，万历三十年知县董廷范重修。东翼为名宦祠，三楹。西翼为乡贤祠，三楹，前为棂星门，石坊三楹，前为泮池，万历十八年知县屠以钦凿置，万历二十九年诸士重修。围以棂墙，万历三十九年知县梁善重修，庙东偏为启圣公祠，三楹，万历十八年知县屠以钦建，南为奎光楼，嘉靖间建，今废。有光禄乡马理撰铭，见碑记。

按，法施于民，则祀之夫子，功在万世，祠固与天楹而同官文庙，始建无考，其见之残碑者，重修于元之皇庆，今观殿楹，皆若石为之，且制式于度非时匠所及，其墀有柏数种，皆苍然合抱，材非近代物也。夫革世改物，兵火相寻，诸古刹祠宇烬而墟者，何可胜数，而斯庙岿然独存固其神明之所呵护，抑亦圣化之在人心者，不泯也以万世，为上信哉。

儒 学

儒学，在文庙后，洪武八年，知县鲁俊重建。中为明伦堂，五楹，

万历四十三年知县刘宪重修。左臂有巨碑一通，东西教职题名碑一，科贡题名碑二。东为博文斋，五楹。西为约礼斋，五楹。俱万历四十三年知县刘宪重修。前为乐育坊，左为义路，右为礼门，前即文庙。西偏为儒学门，三楹，万历十八年知县屠以钦建。堂后为尊经阁，高台复屋，三楹，万历十八年知县屠以钦建。壁间置敬一诸箴碑，后有空地一区，堂前东偏，为教谕宅，又东为训导宅，今裁。前有芹泉《通志》云，泉色清白，味甚佳，洪武初，开平王常公行兵至此渴。按旧志，同邑儒学，沿宋元故址，以今考之，区址颇广，但堂庑楹桷，拙朴无华，似出俗匠手，迄今虽时加修饰，终乏涓筑意，殆国初之草创兴，独谐下一槐，大可数围，差可作古观尔。虽然土风之淳漓，则不在是也，然语以大观，望而作士气，则或未之尽焉。新建问以书院，在堂三楹，左右为号房十间，前为书院门，专斂一楹，万历四十六年，知县大梁刘泽远建。时课士于其中，是岁士，登科奎星楼，在文庙前东，半附其城，时堪舆家谓东南卑弱，不利文风，知县大梁刘泽远特建此楼，三楹，重檐复屋，祀奎星之神于其上，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志束于专而涣于歧，余庠文风靡，塾或坐是。考旧志，县城东频山下，有古刹，嘉靖八年，御史王公义行县至其地，进诸生而教之，改为崇正书院，会承事者不果，后刹亦圯废。越今九十年，所曾未有，议效文风一助者，乃大梁刘公独口口其积口建置书院，课艺其中，束多士之志而作其勤，且奎楼雄峙，为地气祈灵，其加意人文，可曰慈目曲至，诸事被润，云蒸蔚起，后先青云，以为山川光宠，则公之功，讵可忘哉？

社 学

社学，在儒学南，仁寿坊，隆庆间问大成街并其地，屋宇久废，今遗所尚存，其在乡村者，移徙无定，故不俱载。

按，社学，古庠序遗意也，传曰，里有序，乡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礼而视化焉。今考之，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所以顺阴

阳，备盗贼，习礼文也。当春出之时里胥平旦坐于右，塾乡长坐于左，塾令先后无越，长幼不淆，顙白不提，携盖不外，出作入息之常，而教之孝弟，礼义之风。至于冬月，则余子毕入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记之事，有听音采色，以养耳目，降登疾除，以养其血脉，晨昏定省，以养其天伦，葆和固淳，以养其寿命。故曰，古之成才为易，比屋可封者，□物此教也。噫！此意今张之久矣，岂可求多于余邑，然古意不可以不传，特备述之，以俟好古者有所考云。

射 圜

在文庙前，社学之东，今废，遗址尚在。古制选士，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然后爵命及焉。故洪武初，令生员日讲毕习射，府州县官办事毕，亦习射，朔望行礼如式，八年改令每月上下旬，令习射三日，二十三年重定向式，朔望以提调官主射，永乐三年，奉旨令出榜，复申明之，其重射义，亦云至矣，有志者诚式，令甲率循无数，将钦止省度，比礼比乐，是之谓遵，时制是之，谓复古道，而射圃之设，始非繁文以强世矣。

学 田

万历三十二年，督学使臧公尔劝，以百金檄县购置学田，时无应者，有司权籴谷三百石贮预备仓，以恤缓急。夫贫者士之常，此上用以自慰尔，非上之所以待士也，故既富方谷，自古记之，学田岂缓图哉？同庠苦无田久矣，幸臧公不惜百金，购田以养士，其所惠青口，甚盛心也。乃承事者不永图是怀，姑籴谷以应，呜呼，是立尽之术也！今谷已半耗矣，必且化为乌有，今后之按籍而索者，将谓同有学田耶？抑谓同无学田耶？其负明赐而孤盛典多矣，宁不为之慨叹。

同官县志卷之五

秩官志

国家张官置吏，非徒备员，将保障是寄风教是司者也。余邑自列郡县以来，官兹土者，宣政敷教，代有其人，然旧志散逸，传之实鲜，而名称有可稽者，宁忍湮没无闻耶？昔吴公治行，为天下第一，而史失其名，读者慨之，是故，章往兴来，书一风百，今日修乘意也，作秩官志，原设知县一员，县丞一员，宣德后省，主簿二名，宣德后省一员，万历四十二年并省，典史一员，儒学教谕一名，训导二员成化间省一名，万历四十二年并省，金锁关巡检一员，漆水驿驿丞一员，裁。

题 名

唐：

杨敬福	华阴人	杜殷	濮阳人
窦晏	洛阳人	董全素	虞乡人，以上俱县令。
李思文	宗室县丞	李荆	宗室以试文上等县正尉
卢景	涿州人	裴复	
仲子陵	以上俱县尉，子陵守尉时，论宗庙迁祔礼，有见		

宋

宋宗谔 县令后为替善大夫，小祀名官。

刘德安 □□□ 张化成 俱黄堡镇将

吕闰 三班奉职监，苏堡镇酒税兼烟火。

金

梁襄 绛州人，县主簿

元

王 寿

王 浩 后迁知耀州

赵 者

孙 口 俱县令

曹彦博 题主簿

大明知县

鲁 俊 招远人

杨 项 祥符人举人

周 俊 洛阳人，有惠政。

席 中 泌阳人，自结事中请来，有惠政。

张贵珉 上虞人，有惠政，见《全陕通志》。

郭 璞 太原人

张 镝

樊 荣 景泰初任，始筑县城，时当多政，有功。

傅 翳 新河人，进士，自御史谪来，续筑县城，有明政。

颜 顺 景州人，成化十九年除，续筑县城，重修庙学，有廉事。

杨 茂 夾江人，成化二十一年除，救荒有方。

王 恭 长垣人，弘治同除，修东城作石堤，有功。

张 博 安阳人，正德十三年除，善应对，亦能集事迁知凤翔。

郑 晓 成都人进士，正德十四年自凤翔来，循谨美仪，容后，迁至参议。

于宗尧 济源人，正德十六年除。

袁 勋 章丘人，贡士嘉靖元年除，大有才略，令在必行，诸事立办，盗贼屏迹，以能调知渭南，去，民甚思之。

姚 宪 交城人，贡士，四年除。

李 焕 代州人，贡士，九年除。

郭嘉顺 岳池人，贡士，十年除。

庞德崇 阳曲人，十一年除，厚学校以治行程。

王时口 汉川人，十四年除，性通桑，常不忍用鞭朴民，玩事坠。

白 镇 平定人贡士，十六年除，性慈惠，有集事才为民壁画甚周，

后迁府，同百姓德之。

李衡 沽化人，贡士，十九年除。

阮华 施州卫人，贡士，二十年除。

王昱 稷山人，贡士，二十一年除。

崔钦 安阳人，贡士，二十四年除。旧志，崔钦阮华皆平善无过，为刁民诬词罢，公论惜之。

亢庆鸿 峄县人，贡士，二十六年除。建奎光楼修济阳，永宁各寨，为县防守计甚密，时西虏犯，顺抵宜君闻道险有备，遁去，治县久，甚得民心，自白镇后，惟称庆鸿。

李焕然 元州人，贡士，三十四年除。性慈廉公，风土不习，力求改教去。

董应诏 平定州人，贡士，质实坦易，苦不屑位，路然途载，力求致仕去。

杨万祺 曹州人，举士，三十八年除。性浑厚质直，善缄默，修县志有贤声。

樊廷表 南部人，贡士，四十一年除。

郭昭朗 顺天人，贡士，四十六年除。

彭好古 见名宦

赵维 孟县人，举人，隆庆四年除。有遗爱祠。

吴洸 威州人，贡士，万历元年除。宽易圆融，多拾绩其城。复檐，堞雉，砖甃，皆其创造，后迁府，同有去思碑。

李一本 浮山人，贡士，六年除。方正善威仪，后迁府办。

杨光溥 怀来卫人，贡士，八年除。

潘汝臣 岌嵒人，贡士，万历十三年除。爱民好士，救荒全活者甚众。

屠以钦 武陵人，贡士，万历十五年除。满腔恻隐之心，四载循良

之政。

- 马 锋 定兴人，举人，万历十九年除。雄才大略，多所建立，其
中减荒粮，修筑河堤，尤其所最著者，后改知偃师县，去
士民思之，有遗爱祠。
- 朱之聘 潍州人，举人，万历三十四年除。以内艰去。
- 董廷范 静海人，贡士，万历二十七年除。
- 李光表 蒙自人，选项，万历三十三年除。醇厚和平，人多思之，
有遗爱祠。
- 张士科 章丘人，贡士，万历三十六年除。
- 梁善士 泰安人，选贡万历二十九年除。清币革蠹，汰冗省费，后
改知宁乡。
- 韩自任 南宫人，贡士，万历四十二年除。
- 刘 宪 马邑人，贡士，万历四十二年除。
- 刘泽远 祥符人，举人，万历四十五年除。恩威并著，催科不扰，
甫任即建书院、奎楼、河堤诸公署，并修县志，文风不变，
署制一新。
- 孙如兰 睿州人举人 康大猷 鸡泽县人，恩贡。
- 黄道星 河涧县人选贡。 陈大道 襄陵县人，选贡。
- 丁弘誉 都门人，举人，崇祯三年，历任二年，升巩昌府同知。
- 顾鸿初 都门人，举人，崇祯五年除。
- 萧叔昌 沁阳州人，选贡，崇祯八年除。
- 孔尚标 阙里人，至圣六十四年代孙，选贡，崇祯十年除。朴貌真
心，敷惠政以拯残民，赈饿御寇，缮器筑堡，备竭绸缪之
力，修《县志》，并《孟姜女集》，维持风化县治更新。
- 右县令苦而入其载在名宦者，赫乎无容复议已，余郑成都而上，岂
乏循良尚论者每致慨于无征，惟嘉靖后，如袁章丘之猛以行慈，白平定

之柔以致化，改之文献，固足述焉而无崞县之成立信孚，吴威州之恩流法著，父老迄今犹侈谈之，近如李蒙自之方正有体，合之李浮山固为今□□符，屠武陵之廉谨多恩，方之潘岢嵒□□后先一揆，至若马定兴，才速电驰，□□立除，政蔼春温，枯稿顿苏，鸿功伟伐，□□人耳目者，也之数君子者即参之西□□吏，亦可伯仲，然或以显抉起或以沦□□，盖所过有幸不幸耳，故苍蝇骥尾，君□□之，迁氏所以发青云之叹也，然英雄□□成败论哉？今后之刘祥符，惇大明，作□□民怀，然莅政方新，观成有待，犹不书，□□俟后之君子辑论焉。

县丞 年仕皆失纪 萧良

范铨 蒲州人 王震

张寿 新乡人

张坪 唐县人，有惠政，去时人攀留。温鉴以县丞员

典史

高护 洪武初抚定同者 李俨 成化间任，西平人。

姬福 马伯万 高世崇 秦彪

郭绅 屯人 孙东臣 东阿人

高国祯 应州人 袁恭

吴世强 赵州人 张嘉猷 峴嵒人

张周 肥乡人 王朴 保定人

贾宁 武城人，万历十四年任。训导有方。

牛大福 永宁人，万历十八年任。

陈廷恭 荣昌人，万历十六年任。

加福 襄陵人，万历三十二年任。

陈虞 四川人，万历三十年任。

陈应元 仁和人，万历三十四年任。

徐光荣 南昌人，万历三十一年任。

汪国用	祁门人，万历四十年任。
霍守信	上元人万历二十七年任。
黄有基	福清人，万历四十三年任。
张其志	新州人
	张 轶 东平人
王 宾	兴县人，有惠政，能禁辑强横。
刘廷拱	五台人
	郭维荣 大同人
刘文瑞	
	龚惟鳌 桃源人
郑畏天	五台人
	李应亨 介休人
王 峰	蔚州人
	王进业 赞皇人
马 洲	文安人，万历十七年任。
欧阳准	潼川人，万历二十年任。
范文委	虞城人万历二十二年任。
贾扬名	赵城人，万历二十五年任。
阎文魁	北直隶人，万历二十八年任。
应文璧	应天人万历三十一年任
李存一	泸州人，万历三十四年任。
李文炳	临晋人万历三十五年任
田子仪	含山人，万历三十六年任。后省主簿目。
张应舜	临海人，万历四十三年任。

左右尉，若而入其，高护有开造功，列在郡乘，迄今犹彪炳焉，而范铨张坪，王宾数君子，亦颇以政绩显，余并其姓字沦没，今考古者论称之为无据。呜呼，道与时违，托在吏隐者，世岂乏人！而时眼遂以秩卑望征，概置之不传，今与草木同配腐，可慨也夫！

教谕

张桂荣	弘武初仕，本县人，见《选举志》。
史 鉴	见名宦
	徐允达 见名宦

崔 福	夏县人	孟 瑞	临镇人，举人。
李 贤	定州人	马 祥	安邑人，举人。
张 柱	涪州人，登弘治年进士，官至知府，旧志称孟瑞崔福，马祥，李贤，张柱，见教并著于同官。		
吴 璞	见名宦	易 完	资阳人
李秀春	见名宦	王荆璧	闵乡人
杨 谨	定襄人	王 经	辽东人
李 仪	四川人	田 稔	榆社人
张如楫	四川人	冉 府	清苑人
王博古	永川人	张 宾	靖虏卫人
阎淳吉	交城人	张 继	甘泉人
王 镛	陇西人	李仲元	河内人
李逢时	汧阳人	周庸礼	新安人
苏兆民	太和人，端谨善仪礼，登万历壬辰进士，官至知府。		
黄桂芳	河津人	张应科	杞县人
左逢源	保定人	赵 桐	山东人
任振民	安化人	卢 宾	朔州人
宋朝会	蔡州人，力求致仕去。		
谢 绪	巩昌人，有气节时事不合。		
邓 淑	阳曲人	谢大猷	茌平人
王慎思	镇藩卫人	王克宽	稷山县人
孙如褒	绥德州人	张国俊	秦州人
丁应观	安邑县人，质朴，力追古道词华雅，有文名，修持粹白理学精研，所著有《学易堂集》行于世。		
白成绣	安定人		
训导			

齐 纳	泌阳县人	高 蔚	高坪人
阎 恭	孟县人，举人，旧志称吕让，阎恭並有教业。		
吕 让	祥符人举人，后籍同官。		
马 豫	霍州人	魏复宗	商水人
李 恭	崇庆人	王 介	表神人
彭希宗	和顺人	孙 鹏	崇宁人，志称其孝
刘东升	巴县人	陈 寿	卫辉人
孙 沽	辽东人，志称其善教。		
王如楫	寿阳人	白 灿	五台人
仲 迂	见名宦	高应举	临县人
鞠进书	睢县人，倜傥有气节，博学善属文，能以烦条约束诸生，无敢违迂教谕。		
杨如松	合水人	李廷相	南和人，性淳笃，善教。
刘 经	白河人	赵汝佐	定襄人
王汝愚	汧阳人	蔺 爰	凤翔人
谢复初	巩昌人	张敷教	庆阳人
李茂育	凤翔人	罗文灿	渭达人
王 纳	两当人，后裁。		

右师吾序者多矣，其赫奕名宦者，无穷再笔，如孟临颖、崔夏县、马安邑、李定州、张涪州、吕祥符、阎孟县，旧志均有鸿称，而孙崇宁之孝亲，孙辽州之造士，李南和之淳笃，苏太和之清正，左保定之端方，谢巩昌之气节，列之师道，其亦何愧，竟多偃蹇以终，惜哉！余特表而出之，以为先哲阐其幽芳云。

名 宦

宋

宋宗谔 后至赞善大夫，其籍贯治行失传。

国朝

彭好吉，河南下邑县人，举人，嘉靖四十五年除。省事爱民，清操绝俗，不以家累。夫生前飞誉，以后流芳，大丈夫之矢砺然哉，若宋贊善以异代臣，迄今血食无绝，若数君子，皆以师儒显者也，虽宦绩湮没，诵论无征，而俨然庙食，姓字千秋犹馨，岂其无说而当此，可概以贫仕例观哉？意高山仰止，景行景止，后有作者当不令数君美于前矣！

同官县志卷之六

人物志

同官，山水丛区也，其灵秀之气，钟为贤哲或腾飞寰中，或光贲岩穴，虽升沉殊致，皆世英也，其表在宦业烂焉，是述尚已，而孝不遗亲，节不二夫，尤伦常所托重者，至轻财好施，侠气矫矫，亦堪艳称焉，此皆天壤间不朽者，恧得以褊小故略之，作《人物志》。

宦 业

国朝

张崇福 国初，应人才辟为北平按察使佥事，迁广西副使，执法不避权贵，后以彼诬永戍。

冯 贵 字显忠，永乐十七年，应人才辟，为工部营缮所副使，宣德初平汉口有功，赐金币宝钞，迁云南黑盐井副提举，寻致仕。

刘 敏 正统六年举人，知湖广公安县，有惠政，县学城池，皆其创置。□□□□者三详《公安志》中。

冯 宁 贵仲子，成化二年进士，任刑部主事，迁四川佥事，兵备川南统乌蒙，诸土官，其地险远，任时上官无一人至者，宁皆启蒙历其地，喻抚有方，诸夷服其威。

王 遼 嘉靖间贡士，性质直，强毅，任直隶河间县知县，迁大同府通判，改河间府，为治明，多功，人甚思之，崇祀名宦。士君子起家世用宁温饱櫻情将泽□□物，实自矢焉，余邑诸先达方筮仕耳，□□有弘施，使天假其遇，列台卫而陟卿□□□，钟鼎勋名可立致者竟坎□于一仕□□所称，硗硗者易然与，虽然一时之□□歇，千

秋之劳名不磨，诸君子今日□□矣。

孝子

唐

周智寿 新唐书作啼智寿。

周智爽 寿之弟，族人安吉杀其父，智寿与智爽候诸途，杀之，归有司争为首，三年不能决，或言弟始谋，乃论死，临刑曰，仇已报，死不恨，智寿之投地委顿身无完肤，舐智爽血尽已，见者伤之。

元

强安 以笃孝著，见元史。

王忠 生七岁丧父，事母以孝称至洪武三年，有司以闻诏旌其门。

国朝

习显 性至孝，少丧母，哭泣三年，不遂群儿戏，随父鬻居，父歿又庐于墓侧，三年不归，私室，有司贤之，扁其门曰，《孝行》。

何源 有孝行，父歿，庐墓三年，有司贤之。

冯光升 生员，父歿，庐墓三年，有司上其事于学使，旌之曰《孝行》。

习四科 吏员，幼丧母，事父其孝，每父所欲，辄顺致之，父歿，庐墓三年，有司列其事于彰善亭。

节妇

国朝

冯宣妻雷氏：宣卒氏年二十有一，姑舅怜其少劝使改适，雷泣曰，世有更二夫尚可为人耶？事舅姑愈谨，守节终身无异，有司贤之，为旌其门。

王民妻宋氏：民卒，氏年二十有六，矢节不二，母疾危甚，氏乃焚

香祀天，割臂以医，母疾既愈，里人莫不叹异，有司为旌其门。

周仪妻冯氏：仪蚤卒，氏恸甚，欲以身殉，朝夕伏棺号哭不绝，绝口不食者累日，家人劝之食，不纳，强灌之则啮其杯破，棺旁自缢，与仪并棺而葬焉。闻者莫不下泪，有司状其事，诏立其坊曰《贞烈》。

孙安忠妻王氏：忠蚤卒，一子尚在襁褓，氏守节五十多年无异志，年八十，有司扁其门曰《节寿》。

李梅妻习氏：李梅死无子，家且贫，亲党劝之嫁，不从曰，有姑在可事，遂坚贞自守力待养姑，终身不娶，诸乡绅士言之，有司扁其门曰《节孝》。

彭邦贵妻王氏：贵蚤卒氏年二十有四，哀毁逾礼，事祖姑赵氏极诚敬，待卑幼有恩礼，赵怜其幼，喻使改适，氏剪发自残，以示不二，遂守节终身，余见义行传。

张邦彦妻党氏：彦亡遗氏，方二十岁，即以死誓，姑谕以扶孤大义，勉止，遂绝迹不出中闱，事姑甚孝声闻，有司贤之，旌其门曰《贞节》。

李启东妻梁氏：东亡，氏二十四岁，与孀姑形影相印，扶孤孝姑，备尝艰辛，至八十四岁卒，有司贤之。

习启蒙妻庞氏：蒙亡，氏二十一岁，上事翁姑，下抚幼孤，艰辛万状，毫无异志，至七十二岁卒，有司扁其门曰《贞节》。

李遇妻赵氏：遇亡，遗氏二十岁几欲自尽，家人慰之，幡然改曰，予思之矣，守节易而死节难耳，况有遗孤在，于是勤苦励子，入于黉宫，有熊风，卒年八十岁，有司贤之，旌其门曰《贞节》。

温 氏：守备温所知之女，名祥姐，年十三岁，许配拔贡刘爽庚之子，遭流贼，破城被获。贼逼之上马，女厉声曰，我名门之女，岂肯从贼求活耶？遂以头触石，血流被面，骂不绝口，贼恨杀之，收其尸后数日面犹如生，巡按上其事，奉圣旨诏立其坊曰《贞烈之门》。

生员习完初妻王氏：系同川里民王润白之女，不幸夫蚤逝，氏有女

六岁，几欲殉夫，舅再三防阻，方止，三女抚育，至今守节，年已七十七矣，顺治十三年士民公举申请上台□□□□习氏□□□□□，病夫之嗣而。奉圣旨赐坊，旌表曰《节妇》。

按，子道承权，妇道柔顺，常也，兹志其变者何？盖积金必度之烈火，松柏必知于岁寒，倘非极其大变，□抱曾参之行，共姜之操，其孰过而问之，故数士女者，特以变显焉。噫！余邑丰镐近地，武周以孝作姜女以节风，其闻风兴起不获表现者，曷可胜数！宁区区数人堪录已也。

义 行

何仕能 正统三年，岁食能捐杂粮千石赈饥，所活数千人，有司状其事，诏旌其门。

王 翳 成化二十一年大饥，翥出粟赈之，且散种田间，有司旌其门。

王 氏 即节妇彭邦贵妻也，性勤农事，有余粟常思济人，不能偿，辄不问。万历十年大饥，氏捐私积粟，叹曰《得此则生，不得则死》家人莫喻其意。一日，投官送杂粮一千石，赈济饥民，至门，又各外给钞麦半升以为饥粮之资，其好意如此，有司状其事，诏旌其坊曰《节义》。

张邦彦 万历十年大饥，彦出粟赈之，可活数百人，有司旌其门曰《尚义》。自古夫殉财，君子鄙之，余邑何、王两士，重义济物，洵豪举哉！最可艳者，王氏一女流，而修侠士之行，真巾帼中大丈夫也！宁不有以愧死世之为守卢者？

同官县志卷之七

选举志

唐始，明杨周重宾兴，盖纳罗英贤以桢于王家，自古洵重哉！同邑风气刚劲，笃生哲人，足充任使者，代不乏人，故行修谊高，征辟尚矣，而科目以待特颖，明经以重老成，搜遗才于授例，擢干城于井疆，至掾史亦以效一割之用，而旌封驰重典尤圣王励世之鸿恩也，皆赫然足纪者，为《选举志》。

荐 辟

张崇福 洪武初辟，官至副祭，详前《人物志》。

冯 贵 永乐初辟，官至提举，详前《人物志》。

此邑初罗贤典也，而乡举里选，遗意犹存，余邑诸君子崛起特异，而功勋隆著论士因以行哉，噫！行之不能不贞，而为文也又辟之，所起然也。

举 人

张桂荣 入国朝为本县学官

张 福 登科洪武间，官至副使。

张 重 登科洪武间，官至广西副使。

陶 甄 登科永乐二年，知榆次县，迁赵府审理。

梁 稷 登永乐十二年，任代州靖州训导。

刘 敏 登正统六年，知公安县，详《宦业志》。

杜 表 登景泰元年，任崞县教谕。

贺 寿 登景泰四年，未仕。

李 肖 登景泰四年，未仕。

冯 宁 登天顺三年，详进士。

刘居正 敏子，登天顺六年，知大竹县。

勾 轮 登成化二十二年，知巴县，刚直不阿，被诬事明，上官强迫之仕，不从竟挂冠归。

张友直 登弘治十四年，知孝义县改壶关县。

刘 爵 居正从子，登正德五年知鄢陵县。

刘邦聘 爵从子，登嘉靖庚子科，性孝友，知文城县，迁曹州知州，改苏州，迁代府长史，有贤声。

王良宾 登嘉靖庚子科，官至知州。

王道成 宾孙，登万历庚子科，详进士。

王 化 宾子，登万历丙子科，任山西临晋知县。

寇遵典 鸿儒之孙沂之子，登万历戊午科，初任山西靖乐知县，调任河南武安知县，升南京应天府推官北京户部，贵州清吏司主事。

寇 慎 嘉諫之孙，登万历丙午科，详进士。

进 士

冯 宁 登成化丙戌科，官至金事，详《人物志》。

王道成 登万历辛丑科，知华阳县，迁至吏部员外郎。

寇 慎 万历丙辰科，会试第六十四名，试二甲，口主事调繁工部主事，历升苏州府知府，起复升昌平监军道副使，改山西分巡兵备道，升守兵备道，请告回籍。

自荐辟废而科目兴，一时豪俊翕然，余邑感风云不际遇者，落落不数，率秉强慙耻。与仕路委蛇，故竿瑟难合，陟巍航者不恒见焉，然恪官常禀清议清操然矣，倘所称贤豪间者耶，先正云宁做下第一等人，无做天下第一品官，诸君殆庶几焉。余辈末学，宜佩服其遗风矣。

贡 士

雷雨	任江西道监察御史	高威	任成都府知府
杨希孟	任安庆府知府	康清	任东昌府通判
刘甫	未上		
以上俱洪武间贡			
毕彧	任蠡县知县	李信	任泌水主簿
以上永乐间贡			
直端	任徐沟县丞	刘顺	任光禄寺监事
李福	任合州府照磨	潘璠	任石州训导
张诚	任合州府照磨	张讨	任阳武县丞
梁能	任武宁府检校	任纲	任大同府断事
以上正统间贡			
习庆	任静乐县丞	周钧	任井研知县
郝忻	任东胜卫经历	杨解	任沧州吏目
何望回	任卫辉府经历	任聚	会黎城县主簿
冯和	任太谷县主簿		
以上景泰间贡			
张恺	任衡州府照磨	张顶	任长至县主簿
阎宣	任清江县主簿	杨盛	任大同卫经历
余安	任莱芜县主簿	党森	任长至县丞
李禧	任通州卫经历	王玺	任武安县主簿
王佐	任河阳州判	武宣	任苏州府经历
李素	未仕	宋经	任顺天府知事
杨芝	任沧州吏目	宋钦	任房山县丞
毕麟	任代府典仪	习中	任新郑知县
张告	任口口典	李俊	任长葛训导
张均	任资阳主簿		

以上成化间贡

温举 任资阳知县

习锐 任壁山知县

翟俊 任威远知县

周相 任归德府判官

雷春 任山东布政司通政使司通政使

何彻 任威县知县

宋录 任清宛主簿

寇瓊 任太原府检校

路文 未仕

以上弘治间贡

姚邦荣 任大竹主簿

牛镛 任岳池县丞

王玑 任泸州同知

周尚文 任鱼台县丞

李大绍 禧子性方严有气节，知大同县。

温时学

李鸾 任盱眙县丞

何节 任襄城主簿

何叙 节弟，任营山知县，有明政。

马文昌 任乐平知县

以上正德间贡

党直 森子，平江县丞

孙廷龄 任武定州判

萧九成 任恒曲知县

张九德 任昭化主簿

王道 守正子，任潜山主簿。

王逵 道弟任河间府判，见宦业。

何世泰 彻子，任聊城主簿。

党虞臣 直子，任灵石县丞。

寇鸿儒 任兰阳主簿

李大宾 未仕

候藩臣 未仕

王性讷 珪子，任顺义县丞，迁纪善。

宋庆 任邹平知县

习鸞 中孙任良乡知县，有廉声。

冯崇 任乐陵县丞

薛孟魁 未仕

- 习 琢 任开封府经历 高 荐 任孟县知县
路士攀 任商邱主簿 孙奉先 未仕
习继荣 锐子，任代州州判。 杨 桂 任邬城训导
冯永昌 任双柳训导 刘邦靖 爵季子，任南训主簿。
冯 增 宁孙，任阜城县丞。
习 莫 伦孙，任乐至知县，以廉惠称。
刘邦辅 爵仲子，任彭水主簿。
李待用 任夏县主簿
以上嘉靖间贡
党 谋 任孟县主簿 徐 行 应恩选，任滑县丞。
习希雍 未仕
以上隆庆间贡。
马 善 任伏羌教谕
寇嘉谏 忠庄端方，任亳州同知，迁肃府审理，以廉正称。
河 汉 任舞阳主簿
刘复性 应选贡，任保定府判，幼以神童称。
王维宁 達季子，任万全卫训导，迁即墨知县。
刘 沐 应选贡，任完县主簿，迁香河知县。
李 渤 应选贡，任翼城主簿，迁典宾。
王维藩 達长子，任钜鹿训导。
姚世业 任文水县丞，致仕。
罗希信 性醇谨，任永宁主簿。
王 宦 任西乡训导，迁襄城谕。
习自强 鷟子，任灵宝主簿，致仕。
习养进 謨子，性孝友，未仕。
张 乾 应选贡，任德州同知

- 閻應宣 任平利訓導 冯嘉言
溫如云 任歸德府經歷，遷陽曲縣丞。
候屏 任長清訓導，遷固原州學正。
劉喬梧 邦聘孫，未仕。 党濂
寇瀛 鴻儒子，未仕 李发
何世鳴 性淳篤，任風翔訓導。
习孔言 任四川閬中縣訓導。遷山西襄陵縣諭，升重慶府盛遠縣知縣。
李淳 未仕
寇遵孟 万曆庚申貢，任河南光山訓，升陝西文縣諭，性耿介孝義，子慎，志欲有為，不受，崇禎三年入祀鄉賢。

以上万曆間貢

冯光國 天啟元年恩選，歷任山東福山訓，夏津諭，安东衛，山西稷山王府授，致仕還籍，賓除鄉飲。

冯詔 任安定縣訓導，升洋縣諭。

杨瑜 泰昌元年恩貢，任雲南嚴江府通判。

冯嘉諫 任風翔縣訓導 冯嘉讀 任風翔縣導

溫煦 任太安縣訓民導

以上天啟間貢。

冯珍 崇禎元年拔貢，初任直隸真定府管關通判，一時并署定州，臨城，無極曲陽，贊皇，元氏六處印務，升永平府，諸軍海防同知，署昌黎，樂亭事紀錄，九次蒙皇賞者，三特升山海關內兵備道，致賞銀碗錦綬加三級，兼泰政疏題山海節越命府下，神京失陷，沿邊歸里，後以忠臣報部，康熙癸丑年崇祀鄉賢。

冯泰运 任直隶安庆府训，升巢县諭。

刘升槐 任四川昭化县训导 侯化龙 任榆林卫训导

刘奕庚 崇祯八年拔贡，任大明府浚县主簿。

梁可贤 除山东安丘县训，未仕。

冯文菁 珍之长子，乙酉拔贡，考通判职，未仕。

王 愉 除山西平遥县训 刘绵庚 任山西长子县训导

寇瑞征 刘复一 寇锡祉

国家养士，惟贡士二途，岁月最久，陶熔最深，应此典者，其厚自
饰砺，以国报称，宜当何如？乃以世眼青白，艳科里贡，遂偃蹇卑缩，
不克振拔吁，亦惑矣！余邑数君子，不敢妄自菲薄，率濯磨自劲，虽卑
沉下僚然业标循良，谊孚月旦，而品格卓绝矣！后有作者，尚自酌选。

例 贡

刘公正 敏子 刘 仁 居正子任大足主簿

刘 越 茂州吏目 冯时彦 宁子，太原主簿。

王守正 言孙，大同县丞。 温尚礼 举子，洪铜主簿。

习显章 纶子 冯朝彦 举子，定兴县丞。

温尚志 举人，辉县主簿。 温文明 举孙，安阳主簿。

王性愚 口子，光禄寺监事。 牛山木 口子，温江主簿。

习继武 遂宁主簿 王宗檠 光禄寺监事

温文炳 大邑主簿 雷苏望 春子，秦王府曲膳。

寇绰音 光禄寺署丞

按，鬻爵非古也，然张廷尉、黄颖川率以是显，则豪杰岂出一途哉？
前数君子，皆闾右豪侠，入资拜爵，耻与编氓者，志克自表，见尔与旧
官营财，探养取偿者殊科，恶得根致鄙薄耶？

掾 吏（入官者）

何供极 阳城主簿 罗 维 襄垣大使

温文衡 驿丞 景凤阳 乐至主簿

刘嘉闻 河泊副使 冯 杰
王荐贤 刘 焕 温如霞 雷太法 党 口
刘宗商 李长茂 任三畏 罗国彦
余自省 任山东胜阳驿丞，迁青州府永阜仓大使。
刘乔林 任四川江津县典史
孙 贵 任四川嘉陵驿丞，迁山西太原府大使。

按，吏途奸丛也，余邑多不吏，即吏，率凛凛奉法，唯谨如此，数辈皆得以功名终焉。倘所谓瘠土不民，机智其未闲欤。

武 职

杨彦得 资惠里人，有勇力，征鱼儿海子哈喇有功，宽河卫指挥同知。

刘 炳 敏之祖，洪武中以军功封百户爵。

杨 仲 安东卫指挥史 李 敢 镇南卫右所百户

党从戎 字居智，体貌魁伟，有经纶，举将才，任山海关大毛山守备，二任河南南汝都司三任广西中营游击，四任有营参将，五任口分口大口口参将，口口苗夷口口官兵威口口有功从揩口口口勒令钦掺口口定将军封淑人。

按，秦俗，勇于公战，武勇固其天性哉？余邑数辈，皆崛起行伍，功高血战，勇夫也，虽不悬鹊肘后，然鸣剑伊吾，威扬塞北矣，耽于承平，耻言韬钤，橐弓矢而回文墨，口口功几口口口焉。呜呼，自言无百年无事之口，脱变起仓卒，岂雍容揖逊者所能了耶？有志请缨者，可以兴也。

驰 封

冯 贵 原付提举，以子赠弄部主事，见《人物志》。

刘 禄 性纯笃，以子邦聘封沈府左长史。

寇遵孟 以子慎贵，当封以见任学官，志欲大用，不受奉，制曰风

人夙儒穷经，不以禄养□□何用之志，即纶，不强，被长屯罗氏继王氏俱赠其恭人。

寇沂 以子遵与贵，勅封承德府，部贵州清吏司主事，告归，将当经□名列庠生□未遂□于鹏举遗稿已绍方会计分猷，就为朴□□□引□著无实籍，紫□妻温氏，安人。

按，推恩先世，国家报功，旷典隆哉！蔑以加矣！余邑两封君，皆忠厚长者，故令子濯濯克大家声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不于其身，则于其子孙者，是而壮耶！

封荫

党世魁 屡以孝行，有四子从戎，贵诘封怀远将军，妻寇氏，赠淑人，继妻张氏，封淑人。

党九鸾 名列庠序，举德行，授人儒官，因孙从戎贵，诘赠怀远将军，妻元氏赠淑人。

同官县志卷之八

古迹志

天地间山河尽古也，率习厌恶之无称，惟一经先民之营建，达士之品题，或为英雄据胜，或为名人留连与夫贤人君子藏衣冠之地，今流览者一吊其英风，每低徊留之不能去，而古斯名焉是地，以人重也，述《古迹志》。

故 城

同官故城，在县东北里许频山下，迨后周患迫雨水，徙城于今治，其瓦砾犹存。义亭，按后魏徒北地郡于宜君界义亭故城，则义亭在同官北境，今废，久不传，邑人不复知有此名矣。

山 寨

文王山 在县西北四十里，耸翠凌霄，巅有文王庙，雍大纪文王射丰在此。

马兰山 在县北三十里，永平间都尉张光戍守重地。

飞仙山 在县南三十里，中有石洞，为葛洪仙迹。

金牛岭 在县南三十里，隋末时有牧儿遇虎，一黄牛与虎格，得脱，会秦王擒剑黑闼回，亲射其虎于岭上获之，因名其岭。

兔窝岭 与金牛岭接，唐太宗为太子时获兔，故名，石上有矢迹兔形云。

西梁堡 在县东三十里，今故址犹存。

济阳寨 即故铜官护军，有土城高数丈，元末张良弼遣院判虎林赤都事吴进贤筑山寨，为据守计，闻开平王兵来，皆弃走，倾修寨，得故窖，尚存藏粟，有洞，傍穿数百尺，取水，今井迹存。

南古寨 在县北十五里，四面皆沟，峡上平，有井池，古入避兵之地。

黄堡镇 一名黄堡寨，前代守御地也，在县南四十里。

按《地里志》，黄堡在金尤为重镇，旧有陶声，居人建紫极宫，祀其土神宋熙宁中，封其神为德应候，以陶冶灵应故也。祀以晋永和时人，柏林配享盖传居人陶冶术者，今其地不陶，陶于陈炉镇，其镇复庙祀德应候如黄堡云。

哭泉 在县北五十里北高山上，相传姜女负夫骸，道渴哭之，泉涌出，其声呜咽，故名。

弩台二 一在县西南一里，一在县北一里。

按，诸山寨镇堡，昔固称雄，而今皆倾圯寂寥，余有胜名耳，志之，以为怀者一感。

祠 庙

孟姜女祠 在县北三里金山岩下，详见《诗集》。

灵泉观 在县北门外二里许

孙真人祠 在县南三里，万历六年知县李一本建。

岱岳庙 在县北二里金山之麓

关王庙 在县署北

祠姜者何？殉节地也，祠孙者何？邻庠宁也，岱岳则远矣，而亦庙之者盖其地山水殊胜，重神以镇福地耳，至关王庙，实属祠也，建宇甚古。端冕凝疏，俨然禹像，盖睹漆沮而祀功，古人亦非无谓者，今人以关王当之，误矣。余祠庙亦伙，然非其鬼而祭之，谓之淫祀，淫祀无福，特削之不书。

寺 观

重兴寺 在县西北隅，不知建自何时，寺门前有二石柱，上刻金刚经。

- 太和寺 在县东三十里
三门寺 在县东北三十里
开福寺 在县西四十里
清凉寺 在县东三十里，陈炉镇。
兴山寺 在县南十五里
圪罗寺 在县南四十里黄堡镇
兴国寺 在县西八十里
清宁观 在县署东新兴坊

按，虚民财者，寺观为甚，余邑不数，尚皆古建，亦秋隘不甚华壮，仅足栖像已尔，语云，寺观之盛，正教之衰也，骨其免矣。

八 景

济阳夕照：峰峦秀出，每日归崦嵫，赤霞绚采照耀，时久不昏，上旧有夕照亭。

仙洞朝霞：葛洪养真处，去县二十里，其山皆石，块磊奇异，洞口当山之阴，每值天晓，霞光掩映如绣，时久不歇。

姜祠清风：姜女殉夫处，去县二里，金山岩下，有石祠，旁有泉流，呜呜如泣如诉，清冷沁人肌肤，前有亭，亭前植绿杨数株，风拂柳绿，清爽异常。

石隙见金：姜女石洞，谒者虔诚拜祷，常有金钗一股从石隙中附下寸许，人皆见之，有元至正二年，同官尹孙彝碑记。

灵泉福境：泉在姜祠之北，岱岳庙内，涌自石中，引为流觞曲水，湛然寒冽，冬冰，岁旱祷之有应。人病取水和药，多愈。有一松，高十余丈，挺然独秀，松风水声，颇为清绝。

高峰连云：去县四十里，名曰北高山，山之高不知其几千丈也，登其巅，万山皆俯，双目四眺，泰境已半收矣，上有女华祠，亦甚灵异。

炉山不夜：去县三十里，即陈炉镇也，其山自麓至巅，皆为陶场土

人烧火炼器，弥夜皆明，每值春夜，远眺之，荧荧然一鳌山也。

奇峰天堑：去县三十里，三山鼎立，断崖千尺，一水汹涌，从两峡中，皆作石门，真百二中一要枢也，每登高舒眺，林木葱蔚，叠峰献秀，水流有声，殊为奇观。

按，达人大观，寓情于景，余邑鄙，无名山佳水，足当胜游，而兹数景者，亦足以见奇表异，娱目舒兴，流览君子，当自得焉。

坟 墓

单雄信墓：在故县村开福寺一里许，无碑，有石羊一，毁其半。

元都尉钟升墓：在县西北神水乡崔家堡，有碑，为耕者没其半，其存者，载为元大德四年间也，墓前有石人一，石虎三，石羊二，又前，则堡遗址存焉。

国朝金事冯宁墓：在县东四十里地曰南神莪。

御史雷雨墓：在县东二十里地曰枣园。

夫生而雄耀当年，没则封壤标树，令百世下凭而吊之，大丈夫然哉！单以前朝殊勋，固宜有传，而钟亦胜代贵戚也，岂得泯焉？与物同朽，记之是矣，其冯雷雨先生，虽诉时风虐，然哲人已逝，今日之新垒，他日之古冢也，故得并列于古迹云。

同官县志卷之九

艺文志

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义大矣哉！同，西京属宇，其间文人掞藻韵士游人固自不乏，虽往帙散逸，然索之橐简，考之残碑，尚缅绎绪言堪采，是亦一邑之文献也，故为《艺文志》。

碑 记

元太定灵泉观敕谕碑

略云，去胰北仅二里余有灵泉观者，实岱宗行宫，镇铜川之福地，形势雄壮，殿宇峥嵘。西腋巅峰之云岩，翠侵户牖，瞰漆水之烟浪，润彻轩楹，南面孤祠暮雨，犹孟姜之泣泪，北觇神水鹿苑，隐梵僧之译经，周回顾盼，岚光堆里，松萝影中，口阙连云，重楼耸汉，庄一方之奇观也。

节爱堂辞

略云，夫今之吏弊，大较有四，曰贪、曰酷、曰诌、曰傲而已。有一于是罪曷能官不尔，且将坏名，昔李文靖公沆，宋贤相也，犹曰，论语如节，用爱人二字，尚未能行，终身诵之可也。噫！非文靖能以身体而默识，亦岂知其真未能耶？大哉圣言，义斯备矣！盖惟节用，则必视国犹家而不贪；惟爱人，则必视民如伤而不酷；不贪，则其志卓而何所以诌？不酷，则气平而何有于傲？二善立而四蔽去，非圣人之言，其孰兴于斯？余自作县以至今官，每以是存心出政，而愧未于能，抑觉其得力处，亦颇在是，乃思与诸贤共之，而以名其听政之堂，庄欲诸君子诵法圣言，真与文靖为匹，而余一日之长，得以乐观其成，是吾堂之义也。

奎光楼铭

略云，先师庙东，启圣祠西，翼然有楼，高与云齐，簷简芒芬，贮藏何物？孔传斯文，斯文维何？贤传圣经，光焰烛天，比日比星，照临下土，民用耳目，苟无耳目，进退维谷，嗟嗟斯文，维道之盛，可以修齐，可以治平，君子学习，道得于身，希孔希颜，尧舜君民，彼一氏出，予尝傍观，蠹毒魔魅，术皆在焉，东南有人，谭此玄虚，云养此心，何必读书，名虽为儒，实宗异端，沣水为灾，害不是燔，贤侯建楼，命曰奎光，亦我英髦，学知向方，髦士登楼，温故知新，盍辟邪说，与孟比伦。

孟姜女传序

秦始皇时，有孟姜女者，楚地沣人，范郎妻也，姓姜氏，行一，故曰孟姜女云，归三日，范郎赴长城之役，姜女恒登台望紧，今沣州有望夫台，其遗迹也。望久不归，则制为寒衣，躬往送之。方望时，台旁有竹，以针刺叶，碎细如线，今其地叶，犹宛如线然。其地又有石，镜州人名曰烈女遗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此之谓也，今二物并存，岂天留烈女遗迹，以阴骘彝伦耶！其送寒衣自楚而北，经尧都，浍水涨而巨济，则手拍面崖而哭，浍为之浅而可涉，今平阳候马驿南浍河南岸沙岸，有手迹数十，自古及今，岸崩以数计，而其迹不减，亦天与留遗迹也。自是赍衣至城，所寻问范郎，不见，人曰，此人从事力绵而功寡，吾大人执而埋之筑中矣。烈女乃绕城而哭，哭声震地，城一隅为之坠焉，坠所云雾之中，范郎见其像焉。烈女即其处而求骸，多不可辨识，乃啮指出血滴骸，见血渗入其骨不可拭者，知其为夫骸，遂负之以归，盖由君子济渡，经雕阴而奔也。时夫长白其事于主将，主将命骑追之，烈女至宜君山同官界所，登山，渴甚痛哭，地涌甘泉，济其渴焉，今其地名曰哭泉，有铺焉，亦以哭泉名其遗迹也。时烈女倦甚，不能奔趋，而追骑将及，忽山峰转移，遮路若前无径然，追者乃拔马而反，于是烈女之难始脱。烈女由是南至同官水湾之所，筋力竭矣，知其不能返沣，乃负骸

置之西岩古龛之下，坐于其傍，遂瞑目而逝。逝后同官人重其节义，乃即其遗骸塑双像而祠之，其龛中石隙，祠人致诚以烛燎之，则有金钗出现，示神异焉。古今诗人过其祠者，罔不题诗祠壁赞矣，然不著为何许人，或曰即左传孟子所载祀梁之妻。后人辨其非是是矣，然终莫详所出。于方舆，岂皆附会之欤，由是言之，烈女之贞心，慰天地，动鬼神，变异山川草木，信非诞妄明矣。太史迁著史记，志秦汉事，荆轲以刺客得书，邓通韩嫣以佞幸得书，卓氏以货殖得书，烈女乃遗而不录，致后人惑疑，此史迁之失也，则夫古今诗人，咏叹其事，均有关于风化，胡可泯耶？今录其存者，刊而布之四方，命曰，姜女集云。

重修邑侯彭公遗爱祠碑记 教谕苏兆民

略云，邑侠彭公之尹同，去今二十余年矣，父老谈及，辄唏嘘太息，窃意候其有奇绩瑰政欤？乃询其实，佥曰，候之莅吾土也，善状不可缕指，大都崇体安而不屑屑于毛琐之行者，上无束湿之政，下享无事之福，天假之年，当必益溥施贻我元元无疆之庆，柰以冲疲之邑，兼之簿书之劳，捐馆吾邑，若辈盖感邑民遇候而伤之遇也悲夫，治邑三年毫不染指，行李萧然图书数口而已，时议谓候之廉能仁恕，于法得祀，而况没于兹土，神或凭焉，相与构祠于县之南隅，肖其衣冠而祀之，窃读太史公循吏传，于深文苛刻者辄不录焉，其所重可知矣。彭候政尚敦大，民用恬熙，有古循吏风固宜其民之爱而思，思而祀也，岁久祠圯，邑人士相于白于今候屠公，愿有以葺之，候可其事，今邑尉陈君董之，于是输力输财，猾集蚁聚，仍旧址为堂者三，为门者三，丹垩楹甓，璀璨掩映，甫阅月而庙貌重新哉，邑人士可谓善报候矣。嗟嗟！最难得者，斯民之心，而尤最难得者，身后之民心，非甚盛德，曷克臻此乎！候之贤，可谓善感人矣，祠工告竣，祀事聿举，过祠者或瞻像者，思是役也，其有关于民牧岂浅鲜哉！咸谓宜树之石以告来者，适邑大夫授简，小子敢辞搦管之役乎？遂撮其略以纪岁月，若夫入祀，誉其实政，固犁然具也，兹不

贅云。

邑侯马公遗爱祠碑记 进士寇慎

略云，人生不朽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又其次立功，而爵禄名位不与焉，士君子陟华跻巍，每以不能有一于此以垂休流鸿为憾，矧当凋敝之邑，繁剧之冲，任以劬勤之职，兼此三者而悉备于一身如公者，盖世难矣。方公之剖符而来同，识者为公扼腕，而公独慨然曰盘根错节正利器之场，矧同为左冯翊地，右循良踵踵岂易民而化哉？未几，即出郊问民疾苦，及一切窳靡与故时所施行状，其可者，稍稍仍之，葺之不可者，于是起而改弦促柱而张之，又从而剂之判之，邑所最苦者，莫过于荒粮，公为之调停改折，多方招佃，荒山变为桑麻，而鸿雁不歌矣！尤莫要于催科，若皂卒入乡，鸡犬弗宁，公特以露布传谕远近接踵，上输赋额辄盈，而薄鞭高悬矣，且大户两税，告完即放归农，划其例馈，蠲其役使，裁省其冗费真如卵翼而濡沫之也，城近水患，几于鱼民，往时稍加阻塞，辄复没去，数百金钱，尽委之于波臣，公独躬率衙役，高其堤，丰其坊，直驱狂澜而东之，迄今金汤无恙也。岁省膏脂且不赀矣，他如除凶顽以安善类修学校以崇教化，严武备以待暴客，修囹圄以防不虞，诸善政，列介未易数也。美哉，荡荡乎，政以庇民矣，其古之遗爱乎，然犹未也，公犹善文辞，间又以暇日过学宫，躬率博士弟子，与之诵说六籍之遗，而校仇其艺，每至饥疲不忍去，而人文为之不振。美哉，沨沨乎，文以饰治矣！其古之遗言乎？且门无私谒，政无贿成，乃冰其清，乃玉其洁，其揭诸堂联以自明云“眼前皆赤子，头上有青天”。美哉，融融乎，行以彰轨矣，其大雅之不群乎！夫政亦庇民，功也；文以饰治，言也；行以彰轨，德也。公今去十年余矣，同人士铭公于心，碑公于口，千百年当如一日也，而尚可朽哉！云云。

诗 文

同官有感 主事叶懋赏

宜君百里入同官，满目萧条未忍看。闾巷半随风雨圯，村墟空有雪霜寒。

三边逆虏师难退，二月新丝肉却剥。无限幽情随漆水，夜深呜咽下高滩。

同官夜意 参政行菴陈其学

荒城夜雨滴梧桐，夹膝无情梦事空。漆水铜川烟正冷，不知何处落征鸿。

金锁关即事 副使王崇古

牡丹川北兜零发，柳树坪西羽箭稠。分陕独怜金锁夜，抱关犹记玉门秋。征人倚堞烟双峡，病戍筹边月半楼。稍喜嫖姚整戎幕，荒村拂曙听鸣鸠。

中部同官道中，春雪连朝乍落乍晴即事四绝

六花久报颂玄文，五出初看落塞云。岂是东皇遇情巧，为翻淑气荡浸氛。
黄帝陵高雪色浓，琼鳞珠粒散杉松。寒光闪烁金银气，仿佛轩车驾玉龙。
千峰雨雪何霏霏，错落瑶华点翠晖。断送轻寒归远戍，澜回枯槁待春辉。
金锁关雄雪阵屯，凝华积素失山村。乍闻羌笛落梅调，疑是春风渡玉门。

读孟姜女同官祠诗刻，率尔成十二首因檄葺祠刻碑

寒衣珍重赍长城，痛绝悼亡雉堞倾。闾左闺人应洒泪，望夫齐愧断肠声。
登台掷镜眺边关，不为行云惨别颜。一哭城崩秦鹿走，咸京谁上望夫山。
遥瞻绝塞朔云间，九死殉夫岂望还。招得遗魂从旧骸，千秋同对女回山。
楚水愁烟白日照，寄衣宁绊石榴裙。亡秦久自传三户，更惨贞娥哭塞云。
泉溜山回呵护随，秦兵何事追蛾眉。虎狼习惯焚书旧，不贵殉夫节烈奇。
清冽涓涓飞翠阿，山灵似应泪滂沱。杨清细品玄泉味，全异听者如镜波。
风驰追骑下边关，地卷云迷隐玉鬟。虚忆暴秦能走石，何如烈妇自回山。
三日高情百岁心，甘从

绝塞倚藁砧。芳魂应化鸳鸯鸟，当友韩朋墓上禽。

苦筑长城驰道开，阿房已暗变烽台。贞娥哭罢素灵哭，未审谁人系后哀。
虚言绝脉为长城，谁筑冤骸召哭声。吊古女回争系焉，懒将恬笔勒恬名。
扶苏仁向自重光，节烈忍教死路傍。试听彭原呜咽水，争如姜女哭泉香。
醉来天帝已长醒，欲遣赤龙遂素灵。早悟口书节义少，故开名烈照丹青。

万历己未孟秋朔三日，巡按陕西川湖监察御史，前翰林院庶吉士，汝南传振商题。

姜女吟 宋知县宋宗谔

红颜犹感梦中寝，朝来却望邈难寻，裁就寒衣愁不禁。君衣长短记莫真，支瘦冲寒宁窄纁。
竹叶含情缕缕菁，菱花落涧嶙嶙晶。悲凉关月有时望，凄断巫云何处行？双手拍来分岸迹，一泓涌出写幽贞。
可怜万杵长城怨，博得娥眉几哭声。九渊填郁地灵开，洒血濡枯辨草菱。走鹿未须警怨鹄，途穷不信有山回。
双钗紫气堪横斗，半袖清风送落梅。函谷衡阳千载恨，行人只说泪泉隈。

过哭泉祠 副史王崇古

姜女来千里，荒祠隔万山。哭泉疑楚泪，刺竹拟湘斑。遗骨悲难返，
贞魂苦未还。漆川与江水，流恨日潺潺。

其二

浍崖会手迹，回岭贮金精。造化真怜节，山灵解护名。塞垣今荡析，
祠宇古峥嵘。愈信扶苏事，天应报女贞。

经孟姜祠有感 御史蒲鋐

姜女祠前过，千年名未湮。寄衣曾入塞，堕泪独伤神。遂至捐躯日，
犹存在世身。坚贞藏石室，激俗可新民。

秋霜动节 宋待制张口

哲妇从祠倚翠岑，哭城遗烈可悲吟。秋霜动节男儿事，何是天钟女

子心。

烈女贞洁 布政余子俊

人间纲常若个扶，士廉女洁本同符。笑他受直营营者，立马祠前感愧无？

题姜女祠壁 都御史杨巍

烈女山头还有庙，秦人塞上已无城。经过莫听漆河水，犹似当年号哭声。

孟姜女祠歌 提学王世懋

同官城边姜女祠，正史不传传口碑。精灵疑是杞梁妇，节概宁比华山畿。秦皇昔日北防胡，长城自谓千年图。明年役罢祖龙死，亡国却是骊山徒。空令白骨积城下，哀哀寡妇吁天呼。当时埋骨知多许，独有贞名耀千古。长城不祀蒙将军，儿童能道孟姜女。吁嗟乎！长城遗址犹可没，姜女之名终不减！

挽姜女诗八首 副使邢云路

送君行役去，泪下满衣裳。一别关山道，何时返故乡。自君之出矣，寂寞守空帷。君去自不返，妾悲君岂知。迢递长城道，迭遭小妇身。夫君在何处，愁杀望夫人。烈女千年迹，河桥百代名。有时风激濑，犹似哭声声。一哭心断绝，再哭城崩缺。秦皇如未知，天地为震裂。阴云愁黯黯，仿佛见夫魂。沥血渗枯骨，吞声万古冤。结发百年期，谁知中道绝。负骸无瘗所，死共山中穴。自古谁无死，求仁已得仁。千年祠宇在，愧杀二心人。

拜姜女祠留题志感 滨津刘余泽

祠外潺湲漆水流，祠前山色黯凝愁。楚台石在犹悬镜，秦帝城崩已共丘。胡马几嘶青草月，杜鹃长叫白杨秋。可怜紫塞寒烟里，多少征人骨未收。

哭泉

哭彻黄泉泉不生，只今雅记哭泉名。杞人剩有忧时泪，过此应春第一声。

题姜女祠二首

千秋义女气嶙峋，石壁祠前古迹新。堪笑须眉同草木，独留冰玉愧凡尘。罢妆弃镜石犹碧，刺竹停针叶自春。城与筑城人尽朽，于今还说哭城人。 摧城负骨亦奇哉，遗像双双古洞隈。石壁故留钗影照，水泉犹带哭声来。孤云碧嶂常如昨，万古丹心竟不灰。欲吊芳魂何处是，断岩残柏有余哀。

题姜女祠二首 役翊王图吏部侍郎

贞心苦节凛清秋，云树苍茫洞壑幽。钗影不缘岩石灭，手痕常傍岸沙留。望夫台上千行泪，追骑山前万缕愁。试看漳边东去水，而今犹带哭声流。 烈女祠堂隐翠微，凭虚欲问世相违。不将劲质偕幽梦，徒使芳魂伴夕霏。秦地只余心未冷，楚江应化蝶双归。爱臣节妇千年恨，惆怅风前对落晖。

题孟姜女 役翊王淑抃 丁未进士

祠前春草踏还生，今昔犹传姜女名。判死一身归大块，误人百岁是长城。天留明镜寒生魄，泪滴岩泉夜有声。故国云山隔湘楚，芳灵何处觅归程。

题姜女祠 知县刘泽远大梁 仪封王安仁

去国寻夫几万程，荒山完节一身轻。竹枝犹写登高恨，泉水空闻痛哭声。皦日青松余正气，悲风白骨怨长城。秦灰既冷芳名烈，愧杀人间儿女情。

祭姜女文 知州李一本

甚哉，秦之无道也。役姜之夫而尽其力，又积之长城之下，卒使姜万里而来。一哭而崩其城，出而负之此山之下死焉，甚哉，秦之无道也！然侈姜事者以为针竹而竹线，弃镜而镜石，手岸而岸痕，涉浍而浍浅，

哭泉而泉涌，入山而山回，隔万里而望之湘台之上，出乱骸而验之指血之中，生无金钗之饰而死有金钗之应，君子有信有不信焉，愚以为信者固非，而不信者亦非也何则？姜女烈，果能动天地感神鬼如斯之速也，则其自沣而来也，胡不能少延其夫数月之生，以其所送之衣而加之乎其体？及其自秦而归也又胡推姜之心，则天可崩，地可裂，而范郎决可遇，而哀姜者遂以为姜之精庄真能崩乎天，裂乎地，而数事之异，即从而为之矢，亦良心之所发，若欲又独得天地正，此以正感，彼以正应，又何疑焉？而不信者亦非也，不然，则愚之生，后姜且数十百岁，非竹非镜匪石匪山，胡为至此而形神俱爽，见其山若独明，水若独秀，咸凛然有生色之意？及见范郎之像，又若阳阳然以有姜为幸死无恨者，数事之异又何疑耶？又况乎后千百世同愚是惑者，当不知其几千百人耶！嗟乎，姜以一哭而崩其长城者，为秦之杀其夫也，子房以一击而中其副车者，为秦之杀其君也，陈胜以一呼而乱其山东者，为秦杀其父兄子弟也，沛公以一人而破其咸阳者，因天下击秦之心而为之报仇也，然子房之所凭籍者，千金之力士，陈胜之所凭籍者，狐鸣之异迹，沛公之所凭藉者，天下之谋臣，而姜独以一妇人，精诚之泪而堕之，甚哉，秦之无道而姜能亡之也。儒者知秦之为天亡，而不知亡之于姜，何也？愚又意亡之意，若曰，姜以一妇人而知报其夫，故吾为之崩其城而以数者之异，秦之可报无难也，而天下豪杰不起而报，何也？愚于是而益有感于豪杰之起，因夫姜而断然谓之曰，亡秦者姜也！不然，则数事之异，皆秦之妖，夫妖之兴，为秦也，非为姜也，尚食！

祭邑侯彭公文 西安府知府梁鼎贤

吏为民之舟航，民为吏之柁柂，民无循吏则不夭，吏无思民则不世，故德泽之下遗，即肝胆以上缔。或祀永于桐乡，或泪漂于岘碣，此金石所难磨非招徼之得例，惟吾翁之于兹笃，卓鲁而同契，载廉名而犹轻，酌贪泉而弥励，樽置途必当厄，镜悬胸不察细，既惠迹以孚遐，亦荣枯

而起敝。食于官，有杯水，卒之日，无寸币，虽深山与穷谷，尽奔号而走涕，骇安流之淫預，为庶域之归臂。抚枯竹于雷阳，留寇准之遗惠，翳姑射有凝神，斯万物无庇疠，故畏垒之祝尸，为众心所攸系，羌夸德之流辉，翔凤览于荟翳，羨华裾之发祥，方蝉联乎盛际。鼎贤拟视，步于先猷，忝依华于贵系，幸出守乎是邦，聆德音之未逝，阻尺组之展瞻，托瓣香以致祭，数往效于无前，邈盛徽之莫继，询故老与遗黎。尚嗟兰而悼惠，顾沮漆之汤汤，流慈膏于百裔，采涧沼以成芗，倘灵英之暂旨，尚食！

按，文不关理道，虽工无益也。余邑诸碑记，时文颇广，此仅以数石见录。并非其扬政治，则其开节义于世教之心远有裨焉。若曰工藻，纁砾稀丽，观□□非其意矣。

同官县志卷之十

杂 术 志

易有杂卦，礼有杂记，盖事涉庞淆，类难归一，非衷而萃之，必致遗落，故囊括散帙，□收遗事，特以杂述终焉。

仙 术

葛洪：字稚川，素事修炼，今飞仙山石洞，其养真处也。亡时年八十一，其貌不改平生，体仍温柔，举之入棺，轻如空衣然，时谓之得尸解云，所著有“抱朴子”行于世。

按，神仙之说，似涉悠廖，而葛仙石洞，世传不磨，倘亦无其理，而有其事者，君子或不尽非也，述以志疑。

寓 贤

杜甫：字子美，少陵人，遍游秦蜀之地，尝驻车同官，有“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之句，晋置县署壁间。皮日休，字韶美，襄阳人，尝览胜关中，寓居同官，旬日而去，今县署壁间晋一短碣云，“余行邑过此，偶无令长，遂寄榻县宇，步履后圃，荒芜不治，独有四小柏，郁然于草莽间，与菅茅并处，良可欢者！后之来者，当有瘦马长官，定能为四柏主人，幸无忽此语也，政和三年三月望日日休书”。

寇准：字平仲，华州人，后相真宗，见宋史。尝侨居同官之东山，去城十里许，竖有小碑，万历初犹存其半，今并为耕夫所没，尚有四棱碑一，字迹漫灭，不可认识，傍有一泉，公所汇也，迄今名其村曰寇村云。

按，同地幽关，诸名流间多驻趾，惜无传纪之者，即今杜诗，止存二句。日休岂无题咏？而莱公遗迹，剩有村名在耳，余可类推仿往哲芳

踪与时俱逝，山川亦失录记，宁不慨叹！

灾 异

神龙元年四月，同官大雨，水漂民居五百余家，是月又雨雹杀鸟兽。成化二十三年，同官大饥，人相食。嘉靖三十四年大饥，十二月十二日夜，地震有声，同漆二河水涨，坏公私庐舍以百计。

是岁黑龙见

万历十年岁饥。十四年大饥，斗米三钱。十五年复大饥，道殣相望。十六年野有苍狼噬人，往来城中无禁。四十四年夏，六月飞蝗蔽天，西去，不为灾。四十五年春，蝗蝻食禾。

按，同在山中，故岁多雨雹，而蝗蝻则自近始，且山阜土燥，不十岁间必罹饥荒，闾阎无兼岁之粮，仓库乏陈因之积，一遇大祲公私交困，则先时修备之策，不可不讲。

附 录

永平六年，卢水胡反，北地太守死之。都尉张光避戍马栏山，贼围百日不解。梁王肜遣司马索靖将兵救光，光得还长安。按，肜即北地太守湛之子，父子并有功北地。永嘉三年，平阳刘芒荡自称汉后，诱羌戎僭帝号，掳马栏山，时支胡五斗叟，郝索聚众数千，屯新丰，与芒荡合党，征西大将军南阳王模，遣将淳于定，破芒荡与五斗叟，并斩之。后赵石弘时，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扰北地，与石斌相持，石口等率骑猗句大之后，与斌夹击破之，句大奔马栏山，俱晋书。太和八年，令同官以帛布充税，魏书。至元八年蜀人魏德明事叔母廖氏甚善，后避兵北徙，至中部廖疾甚，医谓必得附子可愈，德明走秦川购之市，苦无附狼狈归，过同官灵泉观，取米而炊，米囊旧有一胡桃取置其侧，炊毕，掇之，怪实且沉，以火烛之乃一大附子也，且喜且愕，持归药母，果愈，万户刘秉中为记立石。嘉靖二十六年，北虏万骑，从长城而下同官，戒严，顷以崎岖不便，长驱遁去。万历十一年，苍龙见于文王山。十二年，猾贼

千群聚啸文王山，劫掠纸房、陈炉诸村，居民大震动，大军讨平之。十七年，黑龙见于同官界之东南。济山下方泉傍，一丰碑中断，额书“唐光禄卿昌公颂”七字中，文字半存灭不可读晓，书法轩举，大似柳公，但不知昌公者为谁。红土坡山南为富平境，万历间，富平人欲穿此山引水灌美原以下田，诸村居河饮者，皆私忧之，一时谣传谓势且行，人益急，会所值时候皆贤，事遂寝。同官南北当西延之冲，民贫且寡转运繁剧，嘉靖二十九年，巡抚傅公凤翔行县，念民贫苦，乃议留驿，命傅银每年百二十两，为雇直费，刻石仪门下，以为常规。万历十年，复裁之，转输不减往日，而所议规辄中止，于是民日益劳，不任供送矣。

此境内世故之变迁，物情之换易，特附述之，供博雅者一玩云。

新修同官县志后序

粤稽周礼小史外史，掌邦国四方之志，自汉而下，则有风土人物之志，先贤耆旧之传，摭拾一方，盖以范风俗存典刑，非故夸胜山川，口美土物已也，后世祖之，于是乎，郡县之志日新月盛，几于汗牛充栋矣。余邑虽蕞尔弹丸然典制同，治理同，且山种甲于佗郡，而文献无征，方册不传，良可太息！往候兹土者，不知阅几何人，率以簿书鞅掌，攄庐宿去，谁复加意编纂，传信往古，以诏来者！今候大梁刘公，褰帷入同，百废俱兴，逾期而化行俗美吏畏民怀，乃于画诺，坐啸之暇博访古迹，旁询宿儒，山川名物，风土习尚，搜罗数百载之前，属永修氏条分类析，编次十卷，千秋事迹，昭然指掌。蔚乎古史之遗矣！今而后，将结口而游者，览图藉镜，千古曰是，亦西京文。献之区也，剖符而至者，按故实核典章，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嗟嗟！自同列郡县以来，升沉宦海不知几更，乃顥耀不朽，惟我候与此书俱永矣！不佞典叨在狄门，躬逢盛举，援笔叙诸末简，以昭我候文章，饰吏治之一班云。时万历戊午岁十一月念一日，邑举人寇遵典书。

后记

2006年整校版《同官县志》，历经两年艰辛努力，终于结集成书，我们深感欣慰！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古同官县地域偏僻，文化落后，地方志书遗存寥寥无几。《同官县志》始修于明万历之戊午年（公元1618年），现存最早的版本有三：一是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版本（一册），寇慎撰；二是清乾隆三十年版本（六册），袁文观撰；三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版本（四册），黎锦熙纂。明版、清版记述较为简略，民国版对本区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记述较为详尽，作为仅存的方志专著，其价值十分珍贵。

三个版本的《同官县志》成书于不同历史朝代，历经战火及历史变迁，成书既早，印数亦少，孤本渐失。当今传阅三册多为复印之本，字迹模糊处甚多，很不利于“资政、育人”。

区委、区政府领导十分重视旧志整理工作。原区委书记赵政才同志多次过问旧志整理工作的进展情况，原区人民政府区长张印寿同志从整理标校工作最初的计划到分段实施

的每个阶段工作的开展，均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及时的支持，促使《同官县志》一书的整校工作顺利进展。现任区委书记闫旭同志、区人民政府代区长延红岩同志，认真负责地指导推动书稿的整理、打印和成书工作，分管此项工作的区委副书记张崇华同志为志书的整校倾注了大量的心血。2006年整校版《同官县志》得以结集成书，传于世人，集中实现了印台区一任地方官员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2005—2006年，中共铜川市委史志办公室主任谢常山、副主任柴志忠和年鉴编辑部主任刘耀林等同志到印台区对本书进行了评审和指导，刘耀林同志多次参与本书的整校工作，并提出了十分重要的修改意见。区离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蒙憬、王福才、王建民、侯赞良等克服年迈体弱之困难，多次参与本书的整校，并对此项工作的进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我们对关心、支持此项工作的各位领导、同志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

尽管我们力求做到“核准、精编、严审”，但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谬误之处，敬请各位读者纠错斧正，不吝赐教。

整校小组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一日

